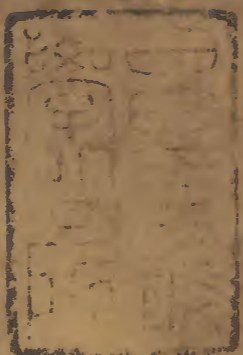


歷代小史

七十一之八十二



					漢書門
		九	八	四	
	一	二	三	七	
〇	一	二	三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九		漢
函		八		
五	〇	四	七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7
冊數	10 ( 8 )
函號	303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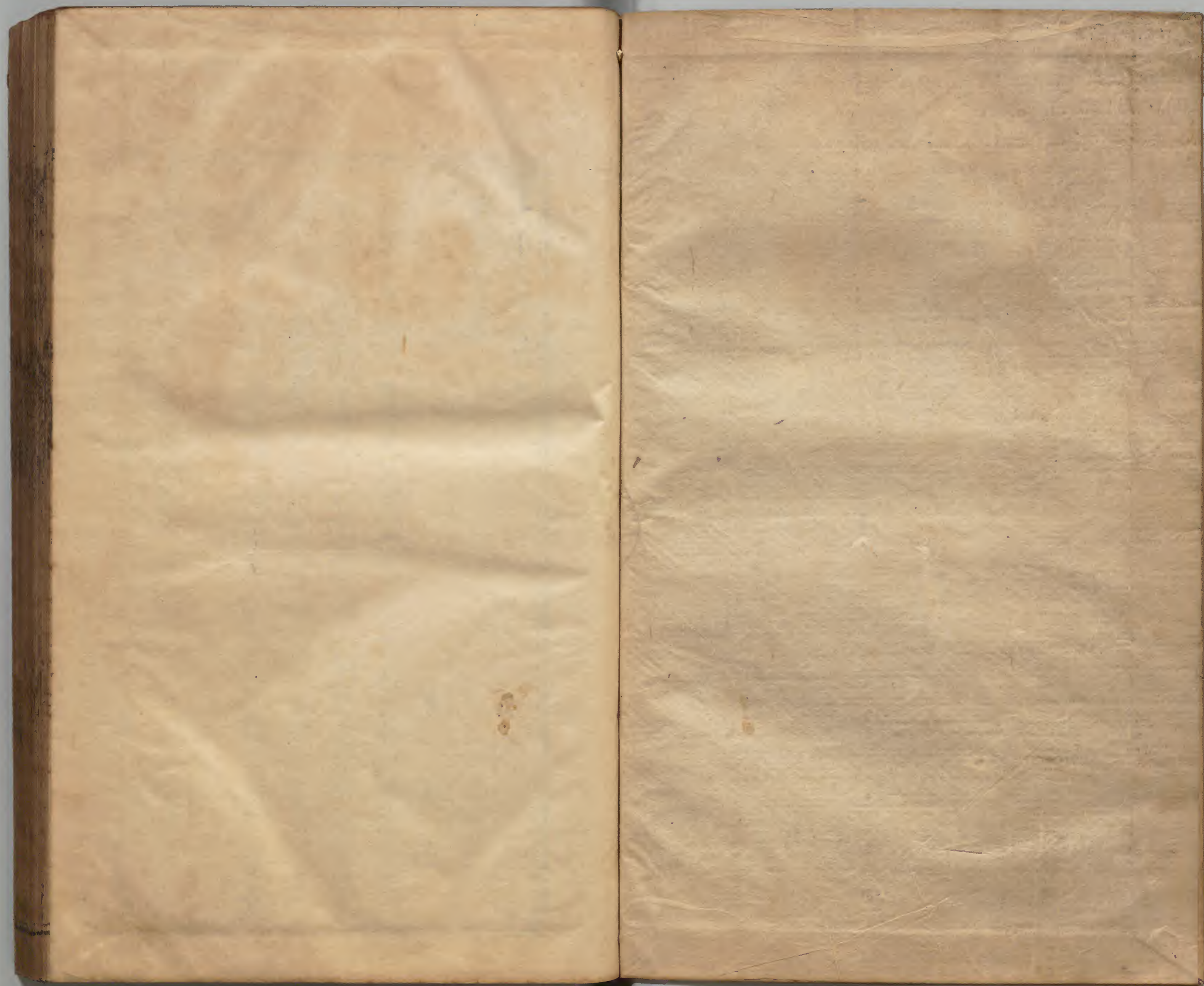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7 8 9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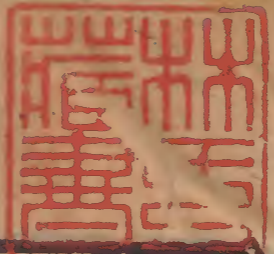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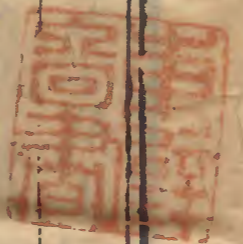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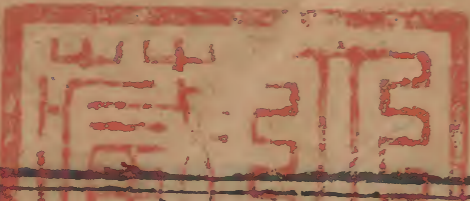
于文正遺事



男素述

公病堅求罷免一日得對於滋福殿上召皇太子出曰拜相公上曰朕覺多病方將以大事託卿而卿又病公因叙述祖宗創業積累之盛臣熟觀皇太子必能上副天意無煩過慮因言二府須是當得人乃薦可用者十餘人後皆至大府其間不踐二府者獨李及凌策

東封西祀大祀畢令近臣編錄符瑞為別錄一日進御二府因覽於上前公奏曰臣兩為大祀使奉符瑞者一一非臣自覩令堂吏取言天監邢中和狀稱有此瑞乞令編修官實錄臣奏不可漏落東



封西祀畢公從容得對上曰四方無事得行曠廢之典朕欣慶不已祖宗創業削平天下與卿共守成憲可致太平公再拜曰遭遇盛明臣所感幸今禮典興舉足矣然願朝廷有所及民臣思一事願陛下力行之乃言西北用兵邊民爲虜驅逐去者不少願陛下遣使持書詔厚與金帛贖還本土使骨肉團聚閭里其惠不細上大喜曰使朕詔書中更屈已形言乘輿服玩可與者亦不吝公曰然願出宸衷使臣奉行有執政者聞之乃言王某固惜名位欲損國用交結四夷上一日以前議示之公知有阻害者遂不對其議遂寢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假金帛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採朝廷之意爾何其小哉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

輕之也乃於歲給二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誼譁不已馬則涕泣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冀公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上煩陛下臣冠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退召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皇懼手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公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

坐念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  
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  
晚上曰非卿之言朕故難忍後數月冀公等皆罷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廷議欲就劾公曰普本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  
劾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於奉先  
院俟普按問普至以其狀示之普皆俯伏是日獄具議者以謂不  
屈國法而保全功臣真國體也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病薛有不平之色公  
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白公曰韓即未之思爾王薛皆李  
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  
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妻有所請

北虜入寇上幸澶淵親討公參大政上還京曲赦其赦畧曰非朕躬  
擐甲冒蒙犯雪霜則魏趙之間煙塵未息聞者歎曰此文典重真  
王言也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  
之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凡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  
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  
政守上曰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趙  
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辦以合上意安仁  
不敢爲也公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公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  
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坐聖語問公公曰度必樂此任政

府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上上曰某  
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須問過王某度以此  
命遂罷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忽厲聲曰王欽若讀盡劄子  
莫謾官家馬公退見公辭色尚怒因語公曰主上仁明有德量顧  
諸子上前議論知節幾欲以笏擊之但恐驚動君相公歎撫久之  
馬公直方惟公力保庇於上前

公為兗州景陵宮朝修使特頒手詔採察河北京東兩路公歸言當  
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有以聞公曰為元宰相命出使而  
所舉不被一恩止得詔獎無乃輕耶公曰既稱薦之又力行之是  
上恩皆出於已矣為人臣之大嫌也

公為兗州景陵宮朝修使道由澶淵召河北轉運使相見時觀察李

公士衡張文懿公士遜作漕乃議借往請見曰恐河北有事奏朝  
廷未得報者或有司不能行者示來二公歸得數事候公自兗還  
呈之公持以歸不數日皆可報其間為東封糧草見磨勘諸郡應  
繫者百人皆放去諸吏捧香迎勅呼而散

公為兗州景陵宮朝修使內臣周慎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候從  
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皇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議者方  
謂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上於後苑曲燕步於檻中自剪牡丹兩朶召公親戴有中貴人白公  
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於別叢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  
花因酌一卮同獻上大喜引滿以杯示公從臣皆榮公

公生日上令諸司供帳設於私第宴親友公乃會近列時呂修史官

預之故事宰臣生日賜酒餼中書會輔臣上特優寵自是為例後因對奏曰每遇生日曲蒙恩賜又煩宴設廢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罷上可之公體羸多病上自選方并藥以賜其緘封皆上之親題

公弟旭判國子監翰林馮公元為大理評事立講弟白公元苦學有清節公乃召見至私第公每還朝與弟同坐命講論語諸子侍立於席踰年而畢公因薦於上元有學行翌日上召對令說書除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賜紫詔班於本官之首仍與內殿起居自元始也

公因封食邑乃致簡於李文靖公云蒙疏封爵重疊父名冒榮不盡有累名教莫須辭讓實負憂疑可否之間更煩裁處文靖荅以近日官稱有犯亦不避况是嫌名文字有異不須辭讓更在詳酌公上章引避朝旨不從而止

公掌誥妻父入參大政引唐獨孤德權德輿故事懇求解職太宗覽奏稱歎除集賢殿修撰趙公罷公復職詔冠西掖親擇古犀帶以賜之今丞相陳公堯佐作相塔王舉正晏殊作相塔楊察忠獻韓公執政塔李牧皆引公之請為法改以他職

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寇萊公出鎮幽宿私第翌朝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睦誠可喜也

公婚姻皆求寒素之家後公薨丁公謂令王素錫白諸兄求見為昏請諸兄問於楊文公曰非先公之意也遂止之

公嘗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貴實或曰若人才公則曰誠知此人然歷

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王沂公執政之日常行是言而人皆心服沂公言行錄此亦載之

故尚書張誅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望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諫不敢辭

公子雍為太子中允勾當專勾司因病請告章獻皇太后翌日諭兩府王某男病已遣中使挾醫視之王某先朝名德卿等宜常存撫其家

兩宮遣中使召諸子聞命亟往使自中出宣命令早開封府奏有盜稱曾至王某墳所可驟驚動諸子對以無之中人入曰復傳兩宮

之命曰汝等上承門閥之重善用自保守不住往瑩所照管諸子拜謝而出

公在昭應宮有宿齋寶符閣役工有墜死者公得報繳奏曰陛下崇奉上虛為民祈福今反勞民損財是違天意乞諭有司省工惜費公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後諸公脩先帝實錄翰林劉公筠語素曰近日史院編修文字有自內出者見丞相薦舉之人慎重如此

公之兄早亡事嫂有禮歸朝見則於堂廡間榮國夫人日伴食尤交愛於弟兵部每召坐從容於尊酒間至夜則曰我倦矣未嘗一日廢之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則腹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



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出於車中遽易之不敢令公見

公之壻韓公例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踐二府以東宮二品官終老

公之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某女壻上顧公曰卿女壻也公不對乃歛身少却願且修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某為冢宰自薦親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

公與故相畢士安給事中柴成務同在兩府二公皆先晉公門生翰

林王禹偁有詩曰如今身後榮名少兩制門生伴鳳毛時人傳誦今刻石于家

先晉公知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植三槐于庭以為識其槐今老蔭茂可愛

公久參大政于壻韓億赴官公弟饑於家親賢皆集有群鵲數十喧噪於門坐皆驚異少聞堂吏報公拜相

公歸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公之子雍授官家人欲製公服公不許曰且令著衫後公之弟賜緋魚子方得衣綠公因語其弟曰我向不欲小子輩與叔同服色公弟拜謝曰我兄友愛之意如此公占籍全魏自曾祖以來墳皆在

華縣其土亦廣公自執政即却其租令均贍親族

公倍祠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為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儒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堪大用蘇公曰臣見同年王其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

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知公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已薨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至則公出拜叙同年之知也公初登第為岳州平江宰趙公昌言時領漕湖外見公異之議以女妻公曰吾當稟命於親時先晉公在京師方與范魯公質家議親事見其書曰既來稟我意必欲之遂可公歸始聞范親之說公既貴以女適

范魯公之孫全孫因語全孫曰此親成吾先公之意矣

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口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丁公果被流竄

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弟曰遭遇至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文公因對上前語及上令內司賓取元草視之後榮國夫人謁章獻太后語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

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每自謙抑罕欲薦舉嘗奏乃弟例得殿直上言乞除奉職上曰朝廷著令素定不可抑之公曰全未歷事恐不能任事俟試其才續具奏陳弟止除奉職公薨諸子白衣者尚數人公病革命楊文公撰遺表語文公曰但叙述遭逢望保聖躬日親庶政進賢用士不可以將盡之意更以宗親為請後推恩延賞皆出於朝廷

公罷相守太尉為玉清昭應宮使時公病卧弟入白之公乃起曰君臣相知不意布衣遭逢朝廷榮貴至此然我又在大位自省無過亦君臣相知乃得保全終始叩頭帝闕潸然泣下左右皆悲哽乃語其弟曰兄子淳已長立為乞官吾病必不起了此一事足矣上覽奏諭政府王某所奏姪依宰相例除之淳乃授太常寺太祝

公病語其諸子曰我死後慎勿以一文錢物入在柩中漢文帝有衣紙衣瓦棺葬我不從吾言九泉之下無福蔭汝汝等切誌之故公薨從薄葬始服金帶蓋棺以紙易之

張徐公著出鎮河陽禮有曲宴上令徹樂宣示坐中曰王某在殯朕不忍聽慘怛者父之公薨上令內司賓取公筆硯一副言只要王某使舊者欲與皇太子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却安靜當國日亦門庭清肅

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知政事二妻入謝章獻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始如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馮文為侍中有問之曰何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體公今具

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能企及彼一時此一時也

公薨諸子外除入見上惻然感懷乃諭政府曰王某在位最久未嘗有毫髮事干朕甚悼之諸子各改一官前後大臣無此優禮

公薨後長子雍詣政府求以自効寇萊公當國問所欲何適雍曰例當釐務公曰賢者之子安得寵使乃差同判太常寺

王真公欽若江寧再歸相國因乾元節進經疏其軸飾以金顧王沂公曰向日與掌武相公同共在二府嘗以此白之終不肯為沂公退語呂文靖曰殊不知王公以道佐人主豈以此末節為得也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一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二

萊公遺事

太宗幸魏公年十有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遂進士及第寢以貴顯惟公推朴忠喜直言苟有可言者無所顧避故當時曰寇某上殿百僚股栗初為殿中丞三司判官又兩不霽上顧群臣曰朕於刑獄信盡心焉安得積陰之譴和時左右大臣無對公獨班而言曰某州某為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流而陛下命殺之權易使王涯者叅知政事汚之第也盜陛下錢數萬緡於法為大愆而上下以汚故務相蒙蔽卒得脫陛下聞之亦不究意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則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器公之直即日貶涯罷汚政事俄而

兩止自是益以言悟主故范文正公爲詩歌之文多不載時范未  
顯公薦之遷虞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賞金帛甚厚還至私第聞  
其乳母泣公從而問其故乳母曰公之小也不幸太夫人死家貧  
求一縑作衾遂不可得豈知公今日富貴哉公聞言慟哭遂散其  
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唯務施予又外奢  
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年時有破損益命補葺或以  
公孫弘之事靳之笑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愛且不忍處之久而一  
旦以弊獲棄也靳者愧之故處士魏野賦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  
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播紳問譯者曰無宅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  
望在人如此公在魏時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謝曰知子  
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上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問卿不應讓公

再拜曰臣觀諸子皇孫無不令羨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上大悅  
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躬行告廟遷六宮皆登御樓以觀時李后  
聞萬姓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少年可愛李后不悅歸以告上上即  
召公責曰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有朕卿誤朕也公曰太子萬  
世嗣社稷之主也若傳之失其人實爲可憂今天下歌得賢主陛  
下大幸臣敢以爲賀上始解太子卒以定

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欲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否大臣有不  
悅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唯聲色是娛何暇念君父耶會遣中  
使撫巡山東上曰往問寇準安否比還從取朝見表來以慰朕思  
公再拜泣而謝使者曰良馬善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  
邪但以忘者當路不敢乞歸陛下若不棄臣朝召夕行也要君之章

實未敢上既而果召還領相印

北戎犯河朔兵寇澶淵有幸吳蜀之議上曰俟賊退而後可圖也上惑之公曰此賊等之言不足取今虜涉吾境莫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膽震裂惡在他圖哉上至澶淵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擒賊必矣上因御樓將吏果懼呼萬弩齊發即時射殺賊將韓統軍者軍聲大振賊知勢促遂乞和上以問公公進畫曰如用臣此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捍塞之士乎戎遂得和公在軍中詔令多有所不從及平謝一日奏曰使臣盡用詔令安得事成之速哉上笑曰卿顧為誰其君臣相得如此公好事樂善不倦推薦種放孫何丁謂之徒皆出其

門然嘗謂所親曰丁生誠奇才懼不堪重任公為丞相謂參政事嘗會食都堂羨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參政而親為宰相拂拭須知謂慙不勝公持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軍指揮使公方退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薄也因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夫壞國政損王道者正由中書省胥胥檢例爾自今大政事慎勿呈例公在中書凡忘身許國類此然三入相皆不得久其任議者亦以此惜之章聖不豫謂輔臣曰能翼吾子為帝而使朕無後世虞者唯寇準李迪為可託上既大漸易用丁謂而公遂南竄云

小史卷之七十二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制大軍取宋論之曰朕聞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軀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羅鋒刃伯顏叩首奉命惟謹既而混一職方豈非不嗜殺人之驗與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敗丞相伯顏遣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聞世皇喜顧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君臣必知恐懼茲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遂敕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燕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秘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次建康希賢等借兵衛送伯顏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三

南村輟耕錄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制大軍取宋論之曰朕聞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軀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羅鋒刃伯顏叩首奉命惟謹既而混一職方豈非不嗜殺人之驗與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敗丞相伯顏遣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聞世皇喜顧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君臣必知恐懼茲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遂敕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燕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秀秘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次建康希賢等借兵衛送伯顏

曰方今兩軍當阨互有設險宜令行人先徃道意若便擁兵前進  
吾恐別生罅隙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堅請乃日閱銳卒  
伍百畀之至獨松關戍關者宋浙西安撫司叅議官張濡也以爲  
北兵叩關率衆掩擊殺忠範執希賢希賢亦病創死世皇聞之  
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也非有桀紂之惡特以始之以拘留使  
者肇夫兵之興終之以誤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獨松之使  
不死宋存亡未可知

明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頰駐軍皋亭山宋奉表及國璽以降遣千戶  
囊加萬等入城慰諭令居民門首各貼好投拜三字及聞益王廣  
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守屯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澣太皇太后  
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

馬晏然文虎呂文煥壻安慶守臣來降者

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少帝德祐元  
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而失  
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脩繕之  
其山背以玲瓏石疊疊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  
至其後轉機運輦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  
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於液池山上有廣  
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爲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  
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之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  
東爲靈囿竒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浙省叅



政恭德爾嘗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聞故老言國家起朔漠日塞  
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  
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貢既而曰它無  
所冀願得某山以鎮壓我土耳衆皆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  
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  
以爲游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  
在禁中遂賜今名云留守司在宮城西南角樓之南專掌宮禁工  
役者

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  
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也帝遂以物標識之及覺歷歷可  
記明日循行河澨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聞忽有人進曰此

閩水淺可渡時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  
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  
自在足矣遂封爲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  
尚有存者此事楊元誠太史稿所云

世皇下江南檄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不誠服者其文曰宅中  
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衆先謂吊民而伐罪  
蓋將用夏而變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極汝海隅而混一堪嗟此宋  
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真兇悖之賈  
克謀及廼心效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澁黃僅免其  
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之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  
官爵以總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耕變關會而

物價騰湧籍鄙猥者伴食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  
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白  
剖而破世守之法曲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  
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王之珍弗顧母死奪制以貪  
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已峻功碩德而自北於周公欺人寡  
婦孤兒反不如石勒深懷禍慝恣肆姦邪今正兩觀之誅可紆百  
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智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  
海宇振兵畧地隨所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  
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矛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天順人信之助  
成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鎮撫恩寬幼主以下  
罪止元惡之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

其官職謹檄

太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至于世皇帝元初尚未遑興建宮  
闕此遇稱賀則臣庶皆集帳前無有尊卑貴賤之辨執法官厭其  
喧雜揮杖擊逐去而復來者數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時兼太  
常卿慮將貽笑外國奏請立朝儀遂如其言

皇慶癸丑冬十一月詔曰某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  
能者充賦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按遺山  
元公好問所撰薦訪使楊文憲公奠墓碑云太宗即位之十年戊  
戌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平西  
平賦論第一奏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則國朝科  
舉之設已肇於此察察七十餘年而普顏篤皇帝克不墜祖宗之

歷代小史 卷之七十三  
令典尊號曰仁不亦宜乎初焉試論賦蓋又宋金餘習後則一以經學爲本

汲郡王公王堂嘉話云采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也

太宗時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耶律文正王楚材進奏曰願無汗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

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時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知太史院事以舊臣且熟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

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勲戚不與焉太祖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已丞相順德忠獻王

哈刺哈孫之曾祖塔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錫號答剌罕至元壬申世祖錄勲臣後拜王宿衛官襲號答剌罕已丑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耶律文正王時爲中書令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

內八府宰相八員視二品秩而不降授宣命特中書照會之任而已寄位於翰林之埽鄰埽鄰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所職視草制若詔赦之文則非其掌也至於院之公事亦不得與焉例以國戚與勲貴之子弟充之

國朝有四怯薛本官怯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揔焉中有云都赤乃侍衛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又直負骨朶於

有佩環刀於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宮車  
 之前上御殿廷則在墀陛下蓋所以虞姦回也雖宰輔日覲清光  
 願有所奏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有或有須備錄奏  
 文事者內必有云郁赤某等以此之故余又究骨朶字義嘗記宋  
 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為胛朶上音孤下音都俗因謂扶頭大者亦  
 曰胛朶後乳為骨朶朶平声

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體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白大漢衣  
 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

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賞  
 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  
 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

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則  
 段疋有差

昔寶赤膺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青獲頭鵝者賞黃金一錠頭  
 鵝天鵝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詔黜誦太師  
 伯顏詔文有云其各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上曰自蚤至莫皆  
 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時伯顏以飛放為名挾持皇太子在柳  
 林意將犯分詔既成遣中書平章只理瓦歹賚至彼處開讀奉皇  
 太子歸國而各枝軍馬即時散去蓋一字之中利害繫焉宜聰明  
 作元后於此見之

文定王沙刺班今上之師也為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

於便殿之側偃卧因而就寐上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朶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患卿額上上於合鉢中取拂手膏躬與貼之上之隆師重道可謂至矣盡矣玉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荅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人或言詩九馬哈刺佛前有物為供因問學士沙刺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刺馬刺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刺班傳旨問之荅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復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

國朝日進御膳例用五羊上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為數

多太府少監阿魯人奏取黃金三兩為御鞞刺花用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金鍍金者上曰亦不可金銀首飾也今民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忽一日帝師來啓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迺使習孔之教恐損太子真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知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它求即為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赧服而退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輒臂鷹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勾引出游為樂太子授業畢徐令左右諭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在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急引去毋

召責也衆皆驚懼而退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名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因謂公曰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答曰不如

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為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為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亡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詔王曰本朝尚武而君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待盜密

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字善甫封恒陽王謚文正本畏吾民王之父諱布魯訛為回鶻王歸朝官至順德諸路管軍使封魏國公謚孝

懿拜廉訪使之命時適王生顧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授民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豐山信州弋陽人宋陽定甲子江東漕闡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宥得還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追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

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  
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  
周雖為頑民而在商則為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  
復見先生焉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曰  
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  
何為曰臣覽鏡見髭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  
染之使玄而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  
推此一事則餘可知矣漢人賜名拔都者惟王與太師張獻武王  
弘範及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耳

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國文定公

阿里海涯以中書右丞南取漢郢公實從有功授前職平生射虎  
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吾聞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  
因拔之虎怒爪韠裂顧其氣息垂盡不能傷人由是人目之曰殺  
虎張後以國言賜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與突字雖異而聲相近  
蓋譯語無正音故也

姚文公先生燧為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子以女  
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興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  
及之但惟以薦舉為務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薦者已百有餘人皆  
經世之士其在中外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效亦勤矣又何待  
屑屑於興利除害然後為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夫曰真宰相器  
也嘆賞久之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糟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邪上說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矣

內翰王文康公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世祖說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既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沾所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蓋上之尊師重道實公有以啓之也

耀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與事二人掌幙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掌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二人其一人兼照歷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



之數今三十六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并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

內監察御史署御無御史臺玉字以為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臺則不然

國朝凡省臺院吏曰掾史獨江南行臺作令史者蓋緣至元十四年初立行臺日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後雖陞一品而樂因循者不為申明改正西臺立視南臺已陞品秩則曰掾史焉  
三臺凡公文所書臺字並從士從口不敢作其字頭若然則偽文也按許氏說文臺以至以之从高省則土乃之正書耳當以上以口為是

累朝皇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青繒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賫至彼國張于帝師所居處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下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

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也鹽徒既決而又錄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牛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本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反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死則有斬有凌遲而無絞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用之不乂輒罷此雖術數識緯之學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姚忠肅公天福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辨公枚數之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毋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為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賢識勗之曰為國者忘其家汝第盡力効忠果不測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乞不以老母連坐語聞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勅侍臣符寶郎董文忠宣付史館書之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為尚書丞相也專擅權政虐燄薰天賄賂公行畧無畏避中書平章武寧正獻王得理時為利用監獨奮然數

其姦賊於上前上怒以為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為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國家置臣子猶人家畜犬譬有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則丑之以大白况為有所本矣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清河人叅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偽主賞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偽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偽主歎伏

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臣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文宗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禧命臣楊瑀篆文洪禧璣純白而龜紐黑色

天曆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為屋三間高明敞爽南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嚮設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王內司掌之閣官署御初名奎章閣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兼經筵官幕

職置叅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筵叅贊官照磨一員內椽四名  
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  
有群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群玉內司二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  
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鑰二名司膳四名給  
使八名專掌秘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  
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  
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專掌書籍鑒  
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筵叅贊官二員書吏一名專一  
鑒辦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  
訓教怯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點一員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

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行祖宗聖訓  
及國制等書特恩剏製象齒小牌五十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  
一面篆古一與畏吾兒字分散各官懸佩出入宮門無禁學士院  
凡與諸司往復惟劄送參書廳行移而已命侍讀學士虞集撰記  
御書刻石閣中今上皇帝改奎章曰宣文其記曰大統既正海內  
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  
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  
詞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  
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極高明  
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  
度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

其為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  
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朝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思爭臣  
有所繩糾侍臣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  
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智善於怡心養神  
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  
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墮矣人君有恒居則天  
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閔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  
弗適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  
二日託

傅初菴先生立以占筮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  
聚浩繁費力殷盛得無有再興者命占其將來如何卦既成對曰  
其地六七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連厄於火  
自至正壬辰以來又數燬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為草莽之墟軍  
旅填門畜豕載道乃知立之占筮亦神矣立乃番禺祝泌甥泌精  
皇極數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輔廣忠宣  
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右  
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招功萬戶府  
都總使禿符奴武河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八兒永周  
車卑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  
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謀扈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群牧監廣惠司內史

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府領  
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宜鎮待衛親軍都指  
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  
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當其擅政之日前後左右無  
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愛民之事有  
一王爵者驛奏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為名自世祖皇帝廟號之  
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時御史  
大夫帖木兒不花赤其心腹每陰嗾省臣奏允其請文定王沙刺  
班時為學士從容言於上曰萬一曲從所請關係非輕遂命學士  
歐陽玄監丞揭傒斯會議以元德上輔四字代之加於功臣之上  
又典瑞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

顏難與它人同宜錫龍鳳牌以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  
三珠各涵徑寸真珠一枚而鈔以紅刺鴉忽寶石牌身脫釵元德  
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定既被貶黜毀其  
牌就以珠寶給還物主蓋督勒有司和買元價尚未酬也又京畿  
都運納速刺上言太師伯顏功勳蓋世所授宣命難與百官一體  
合用泥金書詞以尊榮之省臺院官議不可行宛轉稟白止金書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筆云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群譴亂喧終夕  
無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曰吾母子方憤憤譴忍惱人邪自  
後其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鼃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誅安西王  
阿難答等迎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即仁宗繼登大

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已  
陰來相之不然則蟲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  
異矣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晉卽入繼大統告祭太廟之頃  
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蓋攝祭官鐵夫也先帖木兒  
赤斤帖木兒等皆弒君之元惡也時令思誠以國子生充齋郎目  
繫之此無他必祖宗威靈在上不使姦臣賊子得以有事于大廟  
而明示嚴譴之耳彼徒罪無所逃至於身誅族赤而後已吁可畏  
哉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徙其餘黨于慶元之定海縣延  
祐間倚納脫脫公來為浙相其黨屢以水土不便為訴乞遷善地

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地當為汝遷之衆遂不敢言  
至正間別兒怯不花公為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轄土人不得為掾  
吏時左丞拜住公謂曰若然則中書掾當用外國人為之矣相有  
報色議遂不行

蕭貞敏公斗奭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于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  
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其所  
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  
年惟以讀書為志從公游者屢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  
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  
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  
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

終謚貞敏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嘗言婁師德唾面自乾以為美事我思之雖狗亦不可惡它且如有一狗自固於地無故以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吹數聲而去却有甚好聽處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奏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物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借三史以成其言終不見

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庶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觀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社本等爵某官職專脩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歷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蕪脩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可定柰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共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惟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



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局之志  
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編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  
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  
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  
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  
于今况當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  
歲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語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  
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摯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  
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  
干天聽深懼冰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辯曰正統  
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命皆出於天命人心之

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  
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  
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  
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  
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  
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  
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  
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併吳魏使漢嗣之正  
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後有自謂法春秋者而  
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無異致尊昭烈續江左兩  
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綱

歷代小史 卷之七十三  
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  
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  
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盜既  
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先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  
今日之脩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  
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  
命詞臣通脩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  
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  
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杭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  
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所不  
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執浸

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  
阿保機訖于天祚九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  
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覘  
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  
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寔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苟  
延性命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凡相傳九主凡歷一  
百一十有七年而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  
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字太祖時南  
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  
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  
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興於漢唐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三  
二十  
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  
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  
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  
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  
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  
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  
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  
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後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  
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  
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太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  
代子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

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  
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  
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  
則遂為毆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  
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  
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  
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  
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  
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  
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  
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

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危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來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馮跋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閔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弼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

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閔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十一  
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濂

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又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咲為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矚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觀覽經史有志於

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脩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彬彬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定遠金正統辯以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行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百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

至元十三年丙寅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  
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羯天來繁華欲龍虎散風  
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官  
軍曉碾關山月願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儀名清惠字冲華後  
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  
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  
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  
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  
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  
之託隱憂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徧師徇台之臨海  
民婦王氏者美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

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甚月  
乃可事王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  
挈行至嶠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拇指  
出血罵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  
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青淚偷頻滴一片愁眉  
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  
死之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噴起如始罵時不為風雨所  
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嶠丞徐君培封石祠刻碑於死  
所浙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公字燕善允及弟狀首越日為立廟像  
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于朝  
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

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  
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  
主臣心常問問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北行常繫  
頸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顛禪讓法堯  
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  
倩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  
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  
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解艦本期固封  
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  
梗嫁與尚書兒衙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瘦初結合歡  
帶擔比日月晒死央會雙飛比目願常並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執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  
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簪堅折白玉餅沉斷青綆  
一死空宜府憂心長炳炳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  
安肯作溺血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燭火燃願為死灰冷  
貪生念趨蛾乞憐羞虎奔借此清江水葬我金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韓  
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  
十餘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  
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  
來杭居韓新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  
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

殺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  
主喜諾即焚香再拜默祀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投大  
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  
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  
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  
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腸千里夜夜岳陽  
樓徐子祥與韓府居相憐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  
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  
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也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附焉自國初以來墳漸傾  
圯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為十世孫與宜興州岳氏同譜合力



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墳之西為其  
廢壞廟與寺靡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訖于官時何君頤貞為湖  
州推官柯君敬仲大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廟與  
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搃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為已  
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疏語畱湖山北褒忠演福寺竊見故宋  
贈大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驃騎不逢漢  
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  
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為聲寃鞞木空山香  
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祊田隳佛  
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頽廟貌休留夜啼拱木  
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閱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登

之文豈狂子野僧攬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異聖  
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  
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葉父一力興  
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路申明澗省轉咨中書以求褒  
贈遺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降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  
字自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士多有詩吊之不下數十百篇其  
最膾炙人口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  
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北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  
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鳴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  
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  
老望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堪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源嘆黍離英雄生死  
係安危內庭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  
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  
純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偃月堂深晝漏遲萬鬣貔貅江上老兩宮  
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  
舞有人行酒着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必卜  
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婆  
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  
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槍欺君賣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竭  
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  
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

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巽履  
山日落叫鞦韆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槍陰圖頽  
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其忘父母讎信使  
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冊詔班師下節  
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嗚呼竟死姦邪手顛沛誰  
為社稷憂黯黯冤魂遊徃狂紛紛兩淚泣貔貅唯餘滿地萑弘血  
不見中流祖述舟氛斐已塵金匱匪旻旒終換鐵堦鏊姓名竹帛  
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  
田起廢憐僧寺移檄襄嘉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侍看寵渥到松  
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

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窳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彙中有識  
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  
事願詳告我窳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  
授經營滄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  
橫肆勢醜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  
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  
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  
實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  
轟飲酒豆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  
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即將耽耽餓虎  
事露柰何唐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窳以易誰復知之焉

斲文木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  
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語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  
日恣浮屠下令衰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  
杭民悲戚不忍仰視然不知陵骨之猶有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  
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掉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籍  
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者若胥江掀八  
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  
坐瞑自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  
王召君導我往觀闕魏我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  
數黃衣貴人逡巡降語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  
王謂曰汝受命窳且貧蕪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

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翌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也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誦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竒唐之節而又竒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直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頌凡夢中神語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惟事乃如此唐瘞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拆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骸形南面欲起語野麇尚純束何物敢盜取

餘花拾飄蕩白日衰后土六合忽恠事蛇龍桂茅宇老天監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拆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一聲天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殼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家珠鳧雁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量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塘又熱心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卿既其開始來謂端零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黃河清六合勢一水火運移衣冠道盡卧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

包覆憐恩完猶拯煦育亡國遺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  
尔至今言之可為哭痛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  
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一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  
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爨物則獨具於執卑位下  
者之資稟與余又惟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  
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  
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  
行通神明捷於影響况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  
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皆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真孤  
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  
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

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曰釋燄薰天墨  
毒殘骨不啻鞭屍則骸之慘執張威懾孰搜其鋒儒流唐進士念  
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衛潛  
遺骸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觸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  
視漆身隕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竒節震世錫佳儷偶送麒麟  
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倉厚齋載采復題曰嘗疑武王  
伐商劔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以斷  
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  
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  
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  
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孤竹君之子徒以故

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于中毀家取義為人所  
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  
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  
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  
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  
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  
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函拜函為禮羅而致之館下  
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彜好德之真微唐  
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  
世教者此傳之所以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  
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

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  
即以夾竹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  
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  
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楊髡發陵之  
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  
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  
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秦寧寺僧宗愷宗  
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  
西僧及凶黨如沈照模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中宮陵使羅銑  
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脇之以刃遂去大哭而出  
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

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冲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篋一小斲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常長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煥貼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柳

仍納袞冕輦衣於柳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甬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蛻骨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歛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兇棄而不取往往為村氓所得間有福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

奉事之自此家道日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  
示無懼隨覺苛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  
股墮落十指而七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  
人產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鬻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  
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賦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  
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  
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  
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  
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徇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  
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

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  
待熟兩朝典故之人焉

輟耕錄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親哥為相  
與江南浮屠摠攝楊輦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  
諸陵明年乙酉正月親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實利其詢寶  
也又哀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  
以為飲器未幾髡胡事敗飲器亦藉入于官以賜帝師發陵特義  
士唐珏王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  
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識遇寒宵則實祭之珏後獲黃袍  
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珙為名緯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翺為托容  
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



尾寅月也根到九泉護龍體恆星書墮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出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  
地下起靈禽啄栗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窟甲木也胡連絕  
於甲辰已開先於貞白之詩宋烏啄栗於甲木又開先於晞髮之  
句此豈偶然之作哉輿鬼託枯骨之靈靈禽託宋烏之子果天意  
耶人事也又按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朝臣有引陶弘  
景胡笳曲負袞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為受命之符者甲木  
之謂也又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  
而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終六庚耳貞  
白弘景號晞髮道人謝翺也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  
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

年火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己亥偽周張士誠  
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梵城塔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太祖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義即北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鑒藏  
深惠

詔應天府尹亟而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瘞南歸藏諸舊陵云嗚呼數百年羶  
腥之禍至我

朝而蕩滌殆盡宋帝泉壤之寃亦隨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得以  
伸

高皇帝之功德巍巍乎冠絕前古天高而地厚至矣哉夷攷其顛末

似亦有數存焉然是錄所載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塔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錄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為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節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季迪并先儒楊維禎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成化己丑中秋日華亭彭某識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厓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幙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筆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適還奏

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河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意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延祐開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和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虞伯生先生集揚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揚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揚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桶扈駕上都以所作詩分他人質諸揚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

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  
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  
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  
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揚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惇揭即曼碩先  
生僊斯也曾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  
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  
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  
自負公論以為然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板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臣家  
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  
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

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  
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鞵一易  
程一履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  
補入宮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已  
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興元訪  
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織  
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  
粥鰥物乞身為屋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  
即往尋見以暴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  
主翁程叅政使尋其俾耳屋出鞵履示之合函拜曰主母也屋曰  
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

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  
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  
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濯漸逼舟側中有素收女子歛衽而起  
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  
遠來故相迓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  
同人間之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  
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  
即若閑時來喫茶黃土作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  
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  
中庭紫荊花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

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  
神女之言不誣矣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  
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  
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  
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拆不住一分  
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燒  
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已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  
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  
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曰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

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  
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  
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作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  
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讀此二詩而不  
泣下者幾希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烝訣之  
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鷄卵小  
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  
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邪抑果異物邪石子名曰斝谷乃  
走獸腹中所產狗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余

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桂  
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  
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  
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  
如早賦歸與蓋兩字二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先生之學問  
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  
一枝一名蟾宮引令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  
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邪王亦無恙邪楚辭九辯曰還及君  
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  
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䟽乞骸骨聘禮亦曰

公問君寶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殘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獺獺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霜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恙或以為獸或以為蟲或為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獺字下云獺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獺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

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尔秦勉強從命迺運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覬覬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書館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

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充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花赤六十不避譴斥力爭以為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報

曹公克明鏗號以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即日麻陽主簿願淵白致書間詆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答封漫爾置篋箚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謂若無好辰砂公曰我有一故人嘗以此為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為何知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

### 謚文穆

適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游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適即尅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脩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拒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撤君總督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為號曰果毅軍練習武

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拏鮮飲醲醢咏嘯以為娛  
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武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  
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  
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叅謀  
為幙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猜禍  
吏為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  
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惟以鈎距致財為務君  
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它拜頗聞銜  
之遂與臺軍元師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  
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  
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其鬪既不利駐軍東関單騎馳歸拜意決

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搗殺之初  
甚祕守閫軍自相謂無故殺總督官我非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  
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師黃中諸叅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  
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是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  
卧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因頓左右扶翼環甲上馬遇臺軍於  
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  
督官我尚何生為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  
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為墜官陳其所掠舉君屍無  
元大索三日得于濁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  
唾其面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  
歸中翼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



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險邪使國之柱石隕於無辜我之復  
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  
之罪尚何言尚何言既而軍民為君持服為位以祭私謚曰越民  
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  
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燭天墜  
鎮粵門化為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  
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荅子路行三軍之問夫邁里古思受任  
云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  
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處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  
中則老母稚子亦皆机上之肉矣原其忠君愛民之心炳然與日

星中照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哥為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  
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  
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  
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涓埃  
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為先務謂之無  
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尚復何憐哉

庶訪使楊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宫記云己亥春  
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吏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  
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  
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  
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

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鍾在西隆德之坎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祖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

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祖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

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  
 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  
 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  
 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  
 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撤合門嘉瑞樓西曰三  
 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  
 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  
 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  
 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  
 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

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  
 一入深宮裏今經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一歲歲逢  
 元夜金娥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殿前輪直罷偷  
 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三翠翹朝掘背小殿夜藏  
 鈎薦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  
 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右五人間多求粟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  
 花灘月賜錢右六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  
 還時右七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鍾右八  
 八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聖躬  
 香閣內入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今日天顏喜  
 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一駕前雙白鶴日日候

朝回自送鑿興去經年更不來右十 陟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  
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右十一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  
問傲似有心情右十 為道園城久收奩闕搞軍入春渾斷絕飢苦  
不堪聞右十 監國推梁邱初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宮時  
右十 別殿弓刀嚮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右十一  
六 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右十 北去遷沙  
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右十 陳隨應南度行宮  
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  
左違奏院王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脩廊左序巨瑞幕次列如  
魚貫祥曦殿朶殿接脩廊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蒸元殿外  
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太玄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

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脩  
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脩廣各丈五朶殿曰兩廊各二十間  
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  
殿左一般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第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  
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  
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朱蘭二里至外宮門  
節堂後為財帛生料一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門廊  
右為替尊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  
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策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內  
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彞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巳堂  
重簷複屋昔揚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脩廊

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  
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統之由繹已堂過錦瞻廊百  
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曰冰梅亭枕  
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草藥曰冠芳山茶  
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  
濟鍾言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裳  
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為翠寒堂不施丹般曰如象  
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所  
吳知古掌焚脩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  
閣風帆沙鳥發馮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恠石夾  
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

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為欽先孝思復古菽宸等殿木圍  
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得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燈  
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脩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  
門右二記書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至正乙酉冬 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蹟昭著  
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  
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古所謂豪傑之士  
如徵其人者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虞如徵必為權豪所中  
願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衛護送  
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賢之散散王士宏等  
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各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拜上

書 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天聽伏  
望來覽萬一焉夫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  
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欽  
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  
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賑貧乏伸冤抑  
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  
雍熙泰和之治政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  
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父母而散散  
王士宏等不躄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  
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剝賊吏貪婪而不問  
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

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  
地官吏都懼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  
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語未能收舉皆萬姓不平之氣鬱結于  
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憂恤之  
虛恩受奉使剝削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於後世  
哉如徵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  
闕以陳其事者政恐散散王士宏等回朝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  
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聰陛下不悟為姦邪所賣擢任省臺恣  
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  
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蕩蕩之  
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陞江西福建一

道之痛苦以為百官勸則天下幸甚如陛下以為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微鄙語俗言不知避諱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鎖以俟命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入陰鷲酷烈嗜斬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衆推以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間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捻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榜錄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舉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

援急星火駟使交道中不絕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 謂左丞所統苗獠洞搖荅刺罕等無尺藉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策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伍溪之蠻盡繫瓠種屬曰猫曰猺曰獠曰狠狠字皆从犬則諺所謂猫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節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者甚

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  
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哲者畜為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  
十數一語不合即刺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  
古云好則人怒則獸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  
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  
江火一月不絕城邑始無焦類偶獲免者亦舉刑去兩耳掠婦女  
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有越  
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大旺  
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完者  
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日力所至無  
寸草天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矣丞相僅

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里古思建德路則  
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為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  
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王帛皆在  
焉且以為鄧鄒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  
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  
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珣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  
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頃  
吏母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完者乘蹙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  
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  
親王為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  
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



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閑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燭燬者下  
之三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固以民為本本  
不固矣邦奚以寧為之將若相者在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  
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它  
苛謀遠畧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  
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上敗亡戮辱身  
膏草野民爭以為快是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  
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  
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責脩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於  
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

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  
之舉斷自一時吾恐國家之本剝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  
之何矣

張士誠

弟兄四

淮南泰州白駒場人秦州地濱海海上鹽場三十有

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運鹽綱兼  
業私取初無異於人先是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  
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  
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佛出世為名  
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  
荆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杜遵道以李氏子為主起汝寧蕭縣李  
二老彭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鄧普勝徐壽輝即真一

據蘄黃鎮南康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分據各處  
方國珍弟兄嘯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  
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知府李  
齊收抽于獄李華甫與趙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衆劫獄齊以克  
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為泰州判四為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  
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  
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為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  
分職把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中書省於揚州以阨其勢既而  
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狙詐百出卒不就降殺知  
府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殺淮南行省叅政趙璉士義被  
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

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搃大軍  
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刻日可平然脫  
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  
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  
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  
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破天長  
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隴其外城城中震恐自  
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  
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為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群  
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戮殺宗三將入城殺英州之僚佐  
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歷境觀

孫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  
質契子借兵復讎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  
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賦衆擊  
橫柵渡福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  
死鋒鏑郡縣存罹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  
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无解卒無成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  
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為叅政統領官軍民  
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合散  
沙為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為平江檢  
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  
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施坻松江士誠

賊衆縋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且  
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殺慘不忍言脫  
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  
既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楊蘇昌齡北先避亂居吳  
門上德用為叅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江路  
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  
分占而居了無虛地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據松江叛以  
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問道歸疑許為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為毗  
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為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木鐸  
工稍習吏事性知深刻與士德同心僂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  
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

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為丞  
相第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為右丞鎮吳興史文炳為  
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  
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向欲取嘉興嘉興  
則有叅政楊完者統領苗獠徇名曰答剌罕守禦甚堅屢攻不  
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為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  
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軍器甚銳杭州大軍斂鋒不敵丞相退避  
蕭山士德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金駒  
兒之子半未弱冠知勇過人率兵先往完者部領苗軍繼進民亦  
挺身巷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餘八九及攻海鹽又為乍浦鍾  
氏所撓後得馬道驍勇擒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

松江非士誠有矣崑山數為方國珍海軍攻擊訖丁氏往來訟合  
結為婚姻崑山之民幸得蘇息湖之長興武康與廣德相界花鎗  
軍出沒之地雖互有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誇三州皆隣勅敵可  
畏者特集慶一軍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  
耀舳艫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縛致集慶俾  
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  
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自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  
兵息民之意議如定特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  
誠太尉開府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  
院于平江以吳六官屬



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  
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徃徃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人長身廣  
額宋為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  
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  
獨畏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因已優裕無他  
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  
為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會及之乎張曰老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  
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為張哥在朝父矣而慶典不及其父  
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為  
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

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  
皆將旨焚犒於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卧內宣恩  
命曹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  
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  
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  
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為承天  
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  
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  
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  
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徃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

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兵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淞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却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抗高士褚雪巖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

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正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抗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嘗曹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層其真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罵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凜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即伯機家所種松也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特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都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

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有輿四力士以鎚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為具賞犒募勇士蘇燾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泐太廟八風兩殿前卒有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公云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騃元鎮出應門戶不



歷代小史 卷之七十四  
勝州郡之賸剝也費力遂耗滅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刊無作  
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梁  
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  
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為祠其祖禰遇  
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  
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  
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踈花簡  
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摠其憤懣云  
吳人好事者為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于世若先生在周為頑  
民在殷為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浹云

中齋先生諱刻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  
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  
羅南音漸少此語多肉飛不起可柰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  
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  
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  
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  
鵲又曰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澹蹕三  
宮灑淚濕鈐鸞童兒騰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  
國嬋娟賸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  
草木腥江左夷吾井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

遷老宮人能詩者皆雲水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雲水教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  
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椽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  
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  
勿行士啓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  
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握手意  
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  
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惜一物如小屋大竟衣入江  
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  
問馬絆何物握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  
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

所嚼齊諧志恠而畧此於是乎書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珙亦發其墓焉聞棺中一無所有  
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尚見一碑鐫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什草中  
久之余山中以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  
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  
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期願字子期其先府君宛丘公  
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  
在陳州有瓦奎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  
哨江南北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睹  
一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丘之父問囚爲誰囚頓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四  
六  
蹇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為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  
則是秀才因復曰我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因曰豈  
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  
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  
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于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  
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  
謝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為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  
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  
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四終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五

東園友聞

昔見周草窓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  
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數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  
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  
學可見先生嘗為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敬其二子鮮于先  
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  
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黑蓑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  
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弟

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錠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謔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裹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城有立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徵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窓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

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茂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為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偃坐曰小大父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任意公遂巡拜謝翁偃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更循次錄敘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

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  
陞掾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  
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  
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  
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  
稱疾為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顧德玉攜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為白雲菴以宅學佛  
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  
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為營棺  
槨以斂之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  
服斬衰直履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

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  
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為師服心喪未聞為齊斬以喪  
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何異吾所以為此者將  
以愧天下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  
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  
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  
皆為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慚毒  
其父父死陳于郡曰弟殺吾父馬火者始蒞事與守有隙  
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于死守引致百餘人捶擊  
無算皆自誣服曰曹氏孤賄若干未致

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遂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李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即無賄密使置曹氏。孤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滅死論。既出，即詣京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

字為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侂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侂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侂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侂與賊言曰：項城

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中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  
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氏曰君不  
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侃裹傷復率其徒將  
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即希烈壻也賊勢沮遂  
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上侃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  
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蓋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  
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  
財貨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  
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  
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

子孫以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  
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  
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是夕李嚙語呻  
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  
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  
莫救越明年城燬于丘薛氏屋復為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為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  
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為州民朱氏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徹  
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群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  
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選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  
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毋作聒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

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耻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壽張

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書以自警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克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如已女豐其奩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隔於兵重為斯文惜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于兵為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給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



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  
客大慙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六

廣客談

予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生先生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  
命之坐予不敢坐屢辭之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予不敢辭遂  
坐

近年見徐永之先生為江浙儒學提舉日客往訪之既退無問親踈  
貴賤必送之于門外客或有止之者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  
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踈坐盧處道松雪趙子昂歌姬  
劉氏名解語花賓主盡歡劉氏折荷花左手持獻右手舉杯驟兩  
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誠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曰萬柳堂  
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

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

萬里思

濠梁李升記

甫里沈仲說號存存年四十無子其妻鄒氏賢而有德因夫無子每憂之買一妾甚有姿容將以奉仲說仲說初不知一日歸其妻出其妾以拜之仲說因問妾姓何氏是何人之女妾不肯言其詳問之良久纔云是能醫卜范復初之女因父亡家貧母將妾賣身於此仲說惻然囑其妻曰此女之父乃吳中名士吾之故人也豈可以此女為吾妾乎當如吾女養之即呼其母與媒妁俱至就囑之曰便可尋良親嫁此女其母拜而感之後擇一婿仲說備衣服首飾亦如已女嫁之至今吳中稱其德余遂書之可以厚風俗

龍廣寒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旦方啓北牖舉盞

觴忽梅華一枝入牖香色

絕佳

人遂以孝梅稱之士大夫贈詩者甚

多唯張存菊一絕最為人膾炙其詩曰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綠

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後孝梅年百有五歲猶童顏綠髮人

以為孝感所致

黃子肅為翰林供奉人有以且耕亭求詩者黃贈詩曰萬里扶搖鶴未回荷鋤聊復此徘徊閑雲照水自舒卷幽鳥愛山時往來琴榻松風寒帶雨硯池花露碧生台且耕亭上春如錦想見班衣戲老萊蓋其人有親在堂乃遠遊奔競曠其家園故詩中意云爾詩以風詠為義賦其事而必有所謂人者有以興起此子肅所以能詩也

吳逸谿名性誼

李人家齊力

春秋嘗中江浙延祐丁巳鄉舉

先是所居城廬手植牡丹一本多年未花是歲前臘月忽作一華  
顏色鮮矣無異莫春時士大夫相率來觀者其門如市初亦未卜  
其休咎來秋八月吳公領鄉薦邦人榮之以為此花之徵

白湛淵先生之居有竹一根上分而為二人皆異之遂賦雙竹杖詩  
未幾先生歿或者以為二子之先兆大抵物之變為怪未必皆瑞  
也

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予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翰林陳  
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祿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  
三瓦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策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  
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節之記問猶  
惓惓服善如此世之寡陋疾才者聞此能無愧乎

吳江州人都居民沈氏日為屠酤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桎梏者  
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  
若干兩寄於汝回日共分之喻年畜豕數十口一日豕於圈中語  
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兩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女  
當速殺我賣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桎梏  
一人來曰我當與汝為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於治家頗好讀書  
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為吳興陰陽教役與予交今有子有孫為  
東溪稅戶傳家不絕

嘗聞黃一峰先生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二卷中闕數行  
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能及乃嘆曰今不逮  
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翁翰墨名重天下真欲追蹤晉唐

猶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有小才薄技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愧乎

福州鄧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堦墀上有眠屍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蓋鄧在宋末莫年登科尋躋相位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鄧當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為逼抑者遂自殺於清風堂堦下余游閩中親至其堂取水喫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為官豪所據子孫不絕如綫書脉遂斬然矣世之梗強可不知所鑒哉

歷代小史七十六卷終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七

稗史集傳

徐顯撰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也少而穎特如老成人早遊鄉校諸先輩皆折節與之交旣壯遊吳興遇凌公芝巖將赴淮東憲幕辟公以行旣至以歲貢士補淮東憲史未幾南人例革調轉運司授廬州錄事判官屢轉為江浙檢校朝列大夫廣東市舶提舉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時年六十八即慨然謝事而歸朝廷從其請以中憲大夫淮東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聰明強健如五十許人每小舟黎杖自樂於山巔水涯或遇勝景數日忘反至正己丑六月自卜壽藏于暨陽之大巖旣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十二公

慷慨有大志喜論天下士慕范文正公之為人其在鹽司漕府皆  
有惠政越人立碑頌德國子博士陳旅為之記其檢校中書自顧  
而言曰王其止檢校耶會松江民徐晉詣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  
告於官者數萬頃丞相命公還上議曰田實無有此姦民欲以利  
啖官漁民以市怨宜勿聽事遂得寢民咸德之其提舉市舶寶貨  
山積至者皆以賄敗公秋毫無所視其歸於鄉雖尊且貴則猶服  
被如儒生予以鄉里故獲拜公於牀下因與予言初出鄉時得見  
宋季之遺老觀其典刑莫若趙公子昂鄧公善之楊君仲弘杜君  
伯原則皆其相與則公之成德蓋有所自末歲見世變之愈下也  
嘆曰吾於斯世不忍見矣所求速化耳公歿二年而四海變作故  
杜君伯原誌公之墓有才不盡用之嘆其為世所推惜如此所為

詩文有王員外集二卷虞公集為之序藏其家子仲揚以公廢  
泰州如臯縣主簿卒于官次仲廬今為南臺掾皆與予善

論曰韓愈氏以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  
予觀公之風節凜然使登於廊廟豈讓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  
汲汲以南人為等第故公才不盡用於世道不大行於時也及  
中原多故函擢南士使居憲職以風厲天下而罷慙不勝為天  
下笑然北方大夫士論南人之賢必以公為巨擘士猶賴之以  
蓋其媿云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謙由文學掾為江浙提舉九思以  
父蔭補華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于潛邸及即位擢為典瑞院都事  
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傳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画咸命鑒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七  
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教錫碑名訓忠勅侍讀學士  
虞集為文以旌之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公乘間跪白上曰臣  
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踪跡孤危殞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効  
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惟陛下哀憐幸甚上曰朕在汝復何  
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諫  
臣意而慮危公召公諭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勅中  
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  
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語及先朝  
則誦其所為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則懼相離則思况以  
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  
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者且請予筮其吉凶筮

著得履之乾其繇曰履虎尾不咥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  
履虎尾者寅之未運也夫子無用於時不能咥人而為命所困殆  
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  
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予出遊于上方移舟陸庵  
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逵皆會丙午過靈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  
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  
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寫榦用篆法枝  
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撤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  
之遺意雖其妙至不所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  
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為  
博物亦嘆以為不及有任齋詩集四卷虞集陳旅為之序公沒後

皆散失不傳獨有詩二卷藏于家

論曰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虔為博士而晚節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監書博士其榮寵視虔<sup>詩</sup>而竟流滯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墾田能減漕海船<sup>之</sup>當時出蓋嘗言之而不以為信後二十餘年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開燕薊田數百萬頃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而公之言卒驗雖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宜泄不能與聞由此觀之則公之所陳蓋必有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不少懈未嘗一日遠去其親之側温

恂雅飭言若不出諸口而內行甚備其師林公寬龔公璠勉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儒士衣索挾書者乃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意邪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資弟子束脩以為養而甘旨之奉必極為營致每饌饋進跪膝下以勸加膳親盡一食則心為之喜日以為常及父母卒居處葬祭悉遵禮制哀毀踰瘠猶蔬食水飲以終其喪初父病痒思鰕因市以進而父歿遂終身不忍食鰕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書至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奉其兄訓尤極友愛訓字師教嘗為鹽運司史以廉能稱及滿考歸則甚窶君養之如嚴父未幾師敬復宦游於外而君獨留常熟東始里人范某築室其里延君與居教其子家東始者十年弟子信從益衆及范君歿而所教之子亦卒因還吳城京口有士

友孫子翼者厚於君而家甚貧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嘗許以貲助  
及聞子翼病且篤瞿然曰吾與子翼約其可食言乎即持貲詣京  
口訪子翼為畢嫁事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文  
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理渾渾不窮其樂府歌詩尤  
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傳誦之蜀郡虞公集金華黃公潛  
晉寧張公翥咸所推重嘗欲論薦君不屑也晚歲注意於易以為  
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象彖會粹諸傳以附  
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聞至正  
丙申師敬為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外兵薄城甚急俄  
聞城陷即呼其妻并與君訣曰吾雖位卑嘗為主臣義不可辱吾  
不可出第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方共

譬解兵入脅使拜不屈遂刃其胸君翼蔽之乞以身代衆以君儒  
冠掖之於門復求入見其兄已殪伏屍號慟因併見害悉投于河  
其嫂與老僕王皆自經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餘歲逃他舍得  
脫明日事定其門弟子范文綱亟告於主師而廣陵成元章素善  
君亦與言之募人求其屍得于篠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  
持然人咸以為異官為給粟助之歛訪其子詔以棺屬陳氏文綱  
與詔奉二柩葬之而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其周易解詁二卷  
古體詩二十四篇而已君嘗與予論易故知君為深時予居東城  
瀕危者數四以幸而免而君竟殉身以罹禍其命矣夫

論曰太史公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積仁繫行而  
餓死盜跖暴戾恣睢而壽終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為太史焉



知天道夫夷齊讓國而不居耻粟而不食求仁得仁失于人者  
薄得於天与者厚矣盜跖橫行於一時得于人者雖若厚失於  
天者厚矣安有一息之存哉太史馬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  
脩而致無妄之禍則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知况死於忠第死  
於義妻徇其夫奴徇其主忠義之節萃於一門使今微倖富貴  
而以君為疑視君之死雖若少後然世有知君如夷齊則其全  
於天者何如也或又謂其不能趨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  
夫易者變也通塞者時也中正者道也姜里之囚陳蔡之阨不  
死者天耳聖人豈不知易而致身凶危之所哉易曰良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雖魯西狩獲麟春  
秋以為終事蓋麟者聖王之瑞而為魯所獲魯不知其瑞而獲

之豈麟之罪哉聖人蓋傷吾道之窮而哀麟之不幸也烏乎有  
能知予之言則其知君也無惑焉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負奇氣儀狀偉特膂力絕倫未冠好  
為擊刺之術戰陣之教百家衆技靡不精究及長遂更折節讀書  
應進士舉所業出語驚人主司方按旨索駿不能識斲弛士把玩  
不忍捨置君亟選君曰此不足為也吾寧齷齪從諛離析經旨以  
媚有司意乎遂不復應試猶時時指授弟子皆有可觀金華黃公  
潛尤奇其文勸之仕不應世傳藥書方論而君之工巧獨自天得  
治疾多奇駿自承相以下諸貴人得奇疾它醫所不能治者咸以  
謁君無不隨愈有士人患傷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視則發狂循河  
而走君就梓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果以重繭得汗解其

治他疾多類此當是時可久之名重於南北吳人有之四方者必  
以可久為問四方大夫士過吳中亦必造可久之居而請焉其為  
人倜儻而溫雅慈愛而好施故人無賢不肖皆愛敬之至正壬辰  
徽寇轉掠江淞吳人震恐浙西應訪僉事吳公仲善請君與面君  
勸城之因守以討賊仍請身任其事李公壯其言然其計卒城之  
而民賴以安明年癸巳春正月與予游開元佛舍私與予言吾聞  
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及預命也夫今茲六氣滯厲吾犯司地殆  
將死矣如期必於秋予曰何至是踰月果疾予往視之則猶談笑  
無他苦秋七月沐浴竟遂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詩未及詮次  
藏於家其行於世者有醫學啓蒙又經終十二論君既沒而朝廷  
聘君之命適至已無及矣

論曰君少尚氣節故勇力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武長而服儒故  
逢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文濟人以鑿故方論之士爭言君之  
長於筮斯各取其所偏長而未覩其學之所至也予幸識君於  
血氣既定資質既變之時方將舉聖人之道而脩之則凡前所  
稱譽皆君所厭棄而羞道者予於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淺也  
嗚呼使君早用于時功業豈少哉然則君之歿其必有所繫也  
夫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也少有俊才遊京師一時文學之士貴卿之家  
爭延致之每宴集輒云潘君不在令人無權聞其至皆倒屣出迎  
及談笑大噓一座為傾嘗着袞卦以諷切當世其物之辭曰出門  
即袞永無咎也其上曰以袞受爵亦不足貴也或以達於文宗皇

帝欲繫治之亡徙江湖間遇有以君事為滑稽士解者事乃得釋  
因客江南值京師所與遊者平章事吳公可堂治書侍御史廉公  
亮秘書卿達公兼善廉訪使幹公克莊御史中丞吳公元震廉訪  
副使杜公德常廉訪僉事魯公志道等皆持節在外遂往來諸公  
間名聲籍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氣勢望風承謁於是挈妻子居東  
吳日與諸貴人觴詠為樂所賦詩音節精麗李義山溫庭筠輩不  
能過也至正壬辰間兵起淮東西淮南行省郎公曹公德昭雅君  
言於上具書弊辟參軍謀事君度不可為謝遣使者移家避地於  
越時太尉高公為御史大夫開行臺於會稽以君為上客與參謀  
議而大夫之子安為樞密院官判掌兵柄恃已為父客以安事語  
大夫公因召訓戒安忽憶遂中君於法械繫以吏送還吳郡行次

蕭山道中拉殺之以暴疾聞其子穀間走竊得其屍藏之會稽岳  
王墳僧可觀請於穀葬君西湖岳王墓側大夫公不知也

論曰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不可避也果不可  
避乎孔子微服而過宋有避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後聽  
於天斯可以言命也君嘗約予避地予留以全君往以斃其故  
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豈獨兵之能殺身也哉日見太  
山不覩眉睫禍所由來矣昔馬援恃故舊以致主疑梁松挾忿  
怨而害父客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乎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為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  
賈皆靡衣并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稍能執筆識姓名即教為商賈  
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闐之所父以市布為業獨能異

其所好苦攻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為法君善為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群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真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吳闢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今古雜錄前到烏几上置天祿辟邪紫鳳池金銅鎮幣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傳山藝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

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社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賢皆賦咏之所為詩文有杞菊軒藁年四十八以疾卒論曰大小二篆變為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隣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揚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絕藝矣杜公嘗與予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書臣傳進止有法君見亦為予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溫閑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著之以慰懷思云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也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少即好學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鬚髯若神通春秋諸傳嘗一試進士舉不第即焚所為文益讀古兵法有當世大略着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為狂生同里王公止善甚愛重之為拜其母王後為江浙檢校往君謁衣弊履不完足指踐地王公深念遺草履一鞞諷使就吏祿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會稽依浮屠廡下教授弟子倚壁度土釜爨以為養人或遺之不受也時高郵申屠公駟新任紹興理官過武林問交於王公公曰越多傳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公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君斥曰我

處士寧與官府事毋擾乃公為也駟既重王公言且奇其為人進謁禮益恭以白於其大尹宋公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廬以請君為之強起入爨舍講授歲餘會他官禮待不如意乃為書謝申屠公東遊吳吳人雅聞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爭走館下縑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莖成於俄頃每畫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為歌詩雄渾跌宕以古豪傑自居久之復遊金陵諸御史雖新貴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之塞主秘書卿達公蕪善家翰林諸賢爭譽薦之君題寫梅張座間有云花團水玉羗笛吹不下來之句見者皆縮首齟舌不敢與語至正戊子南歸過吳中謂予言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亂吾亦南棲以遂志子其勉之於是擇會稽山九里買山一頃許築草堂讀

書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舟扁曰浮萍軒自放於鑑湖之曲好事者多載酒從之歲己亥君方晝卧適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驚重其名與君至天章寺其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乃肆虜掠滅亡無日矣汝能為義誰敢不服汝為不義誰則非敵越人秉義不可以犯吾寧教汝與吾父兄弟相殺賊乎汝寧聽吾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即速殺我我不與若更言也大帥復再拜終願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數日以卒衆為之具棺服歛之墓山陰蘭亭之側署曰王先生墓云

論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不必也狂狷乎君生於衰世而能旁薄萬古傲視一時其言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在興漢

志雖正而心則挾志於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論議誠高矣雖其所就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氣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於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王漸字元瀚臨江人也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為樂而家產益壞其父兄患之君於是聚書數千卷謝常所往來者閉戶誦讀目數行下一過終身不忘雖裨官裨史皆可成誦比三年作為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諸先始大驚皆不信其為君作也君曰儒者之學如斯而已乎吾將縱觀四方以適吾志遂此走燕薊南遊金陵登鳳凰臺慷慨長嘯人無知者金陵富豪王氏聞君善飲白下有道士亦素能引無筭爵為設席要道士與共酌以觀其量君升席命贊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吸

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君再實酒如前命道士  
先飲道士強飲至半跪謝不勝君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  
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王乃嘆服每麻履布袍簡絕禮法至賢  
士大夫家輒造堂上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大夫士知其  
才皆畏敬之留吳中嘗與客過闕闈見官示律令數十事約萬餘  
言君與客俱覽一過歸至所館呼酒共酌問客以所覽事客不記  
一二君即援筆引紙書之疊疊對讀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  
此常以世人齷齪無足以當其意者而其志欲將大有為故其傲  
誕下視一世如無人鬱鬱之氣又不得伸遂疽發背卒無妻與子  
其友人為殯僧舍中後數年前御史劉公廷幹為海道萬戶訪其  
柩為葬之

論曰士讀聖人之書將以變化氣質求合乎中庸之道也君記  
誦誠富矣不知其所讀者何書豈昔人所謂書儲者耶夫通塞  
有時用舍有道雖以孔孟之賢聖不能必行志於天下而君之  
所抱負乃若有幸變之心則其歿也蓋亦有天道焉予旣惜其  
才而又憫其不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烏乎學者觀於君則  
亦可以得師矣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嘗戰藝於有司屢進屢屈  
於人而志不少劔益講磨淬厲期於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  
進其設教必月試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將治兵命有司  
藉民以守陴君告予曰椿雖賤貢士也即今有司不別擇列予於  
編氓使守陴豈國家所以重士意哉予盍與我言之予即以告其

參軍謀事鄒密公鈞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司馬本以豫王  
傳留吳而所募皆少年良家子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  
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綰郡綬者皆已遁去兵奪門  
入君猶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其妻  
王氏聞之被髮徒跣踈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一尸自水  
躍出浮於河之面乃君也因載以歸撫其柩晝夜慟哭絕而復蘇  
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吾為短兵所中仆於地斂身匍匐  
入林中求水飲而民家畏吾呻吟聲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亦已  
斃我不忍令汝母孤苦于世也後三日我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  
可與汝母歛言訖遂仆既覺不記憶其何言也如期果卒它日予  
往過其門吊之二女出拜於予泣訴如上云

論曰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焉君之勤於藝也蓋欲用其萬一  
以自見故齟齬其身而不悔及國家少難君未嘗食其一日之  
祿而捐軀以赴之使君立于其位必不肯奉身鼠竄以求活也  
然君可以無死而不知變豈亦死生之有命者歟怪神之事孔  
子不語而君躍屍附婦蓋亦杞梁之妻之比夫婦一體判合其  
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君則已矣而子死於孝妻死於義  
遂使楊氏一門鬼絕其祀哀哉

東門王德元字仲德東平人也其先女直人姓抹撚德元少慕全真  
之教遍遊名山始參鐵牛定禪師問師如何是道師曰東山水上  
行德元不契師以拄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心竟寃忽  
聞人呼賣糖聲謠然有省進以所得禮叩於師隨棧響答師大器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七  
十三  
異遂為印可即出宋穆陵所賜金襴法衣付德元傳信如達磨衣鉢故事德元受信具訖復遊諸方大闡其說然不挽髮不異俗服古冠自號東門子所至人多向仰之呼為東門而不氏其足迹所歷東極高麗西踰川陝南盡炎荒北極沙漠其受法者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必問其姓與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曰我聞爾姓乙名甲而誑我何歟其人疑愕則悔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某家則姓某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為真姓非汝姓也復問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其所以為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故其自贊曰懵懂痴憨白髮老贅一念萬年在世出世不識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為

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進神仙演道太宗師完顏真人重其道擬號清玄誠微妙大師教門高士充嶧陽碧雲宮山主贈金襴紫服德元為一至其處即不去其與人遊處不為崖絕之行雖其弟子之家亦親與執爨所食不擇潔修所居不求安逸意有所適輒飄然長往年九十餘歲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或云為李壇帳下卒或云嘗受學於容城劉因通知易說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於京師年一百三歲其弟子中吳曹澹然與予遊因知東門之道故傳之

論曰聖人之學不傳一變而老再變而佛三變而全真其教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初世祖皇帝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為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而德元立

於其庭乃服儒衣冠開其禪說其教之所被可謂寵矣以德元  
之自信如此其篤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向使移其心志以從事  
於聖人之學道其有不行者乎雖然為彼則易從為此則難入  
此其所以為東門道也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亂其先為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  
文中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  
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為娶有室及母老將哭謂其子始知其  
為徐氏子然未能即復其姓故文中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傳其  
婦翁針藥方術又善符呪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為縣吏即棄  
去又為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中與療針  
行病除留為郡吏時鎮南王妃卧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

愈南臺侍御史禿魯以文中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  
禮見賜坐便殿道妃所疾苦延入診視王曰疾可為乎對曰臣以  
針石加於玉體不痊且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又中因  
請診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頃請舉如前妃  
復謝不能文中曰針氣已行請舉玉手妃不覺為一舉請舉足足  
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賜賞賚無筭聲震廣陵皆以為  
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禱祈皆不應文中謂王曰王欲雨乎  
王曰然文中曰臣請王為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  
後雷始驗其為法爾文中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手布四  
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陵月餘門下輻輳  
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守吳公秉彜被疾卧治郡醫

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雖為吏而家日益饒嘗謂予曰予所傳  
弟子亦衆然皆不能如吾術之神彼急於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  
術遊江湖垂四十餘年所為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其報吾知  
施吾術而已今幸造物有以還於吾而大官貴人之所賜予者予  
不得而辭而亦未嘗為貧乏者不敢不盡其心也又泣謂予曰文  
中得有大罪敢謀之於子頃吾父歿時屬文中以復姓至今不敢  
忘而吾又隸於官欲一復之而惧案牘之煩也如之何予謂之曰  
春秋大復仇而君子於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且而祖母  
忍死以全而父欲以報於徐氏今幸而有子獨不能念徐氏之痛  
以大慰於祖母之靈乎子其後矣尚何以案牘之煩不煩為哉文  
中即以泣告於其府尹趙公伯器為復姓徐氏給告歸宣城省徐

氏墳墓訪其宗族買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義之自宣城還陞充  
江浙行省理問所提控按牘改授紹興路知事以疾卒

論曰方技之士孰不為利而鮮有神其術者予嘗怪之及聞徐  
君之言然後知其術無以大過於其人而心之 仁不仁術之  
神不神繫矣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豈鑿者哉

后載妻某氏者平江人也始為妾侍后妻周氏能卑順以承意周氏  
卒嗣為正室生一女一子年未三十姿色殊麗后為郡吏賴其內  
助至正丙申春正月后行後如京口妻與子獨居二月城陷后與  
予為隣某氏先屬其子女於他戚里過予舍將啓水關欲入水予  
令家人勸止之某氏曰養吾夫居室時每論婦人失節事妾常笑  
之今吾夫在遠而罹此大變使幸而免尚不能不為夫子憂不幸

為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妾寧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  
吾夫於地下語未絕外兵攻予門甚急予前往視門比兵入則某  
氏已赴水死矣

論曰夫婦以義合義天性也世衰夫婦之義薄至有公相棄背  
者矣况其夫之在遠而以身殉義者乎是其發於其性者也然  
其夫徒知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向使其生必不能自明以免  
於怨憎被誠知所處可不謂之賢矣乎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為軍士所害沈氏有姝色虜  
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  
適張椽舟過之見鬢髮如雲被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漾水上不能  
下沉死即引救之問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艦內使守觀

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椽今貴人汝能事之且  
得幸夫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夫被創甚  
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  
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即以箸  
納口中面刀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為斂而焚之予至吳興張  
為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sub>矣多</sub>其死有二焉或迫於威或惧其辱  
感慨於一時有羞惡皆能之至於患難交於前利欲誘於後屢  
變而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乃能有以處此而沈氏以  
纖弱之姿矢死靡他其節尤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  
水以沒則已無聞矣而幸君見之豈天憫其貞烈使傷於予以

表見於世哉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八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八

翦勝野聞

吳郡徐禎卿撰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  
 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  
 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  
 二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  
 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物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  
 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  
 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  
 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

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  
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  
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  
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其季也生遷  
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兄重四  
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其自  
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  
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  
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  
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常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  
鄉土之念卽訪朱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

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  
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自仲  
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  
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為基本之  
地寔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  
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  
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  
祖考稱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  
曰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  
西右丞相吳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祗謁先壠  
焚黃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能

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以求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 太祖與仲謀草葬山谷行未抵所而絕仲反計一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髮髯有應者具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

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地忽蜿蜒其側 帝乃捧以堯鑿項復報戰亟戴堯鑿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與功多乃置其堯鑿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堯鑿出挾雷聲握火光驤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劉基昔嘗携客泛於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君當爲天子我當輔之乃拂衣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試大位徐相國陰竒帝乃謂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寤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此非爾所託也  
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  
捷 帝因制令以赤船載囚白船給官胥之用

偽周主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  
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何為哉 帝以弓絃縊殺之及見周  
伯琦遙伏於後問為誰對曰前元江淞行省叅政臣周伯琦 帝  
曰元君寄汝以心膺之責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恐不能答先賜  
二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殺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  
以為佞臣命斬以示士誠

帝念劉大秀之惠封為義惠侯又感汪媪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

令衛皇陵 帝微時汪媪嘗為禮遣婦於皇覺寺中者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  
告 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測也太傅度遇

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  
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

可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  
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耳且吾之不擒

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  
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曩所



誅觸體為其臺即就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節屢廢思得一事卽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思然滿身若懸鵝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老婦 帝親餞之勅其孫慎輔行濂頓首辭

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覲陛階既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

如約 帝惟舊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

璩孫殿延禮儀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惟 陛下

哀矜裁其罪 帝惟候人暇之無恙大怒下璩慎獄詔御史就誅

濂沒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是泣且諫曰臣愚

慙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怒曰侯汝為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痴兒

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為

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侯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謁

然怒卒未解也會與太后食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

先生坐罪溥為作福佑之 帝艱然投節而起濂至 帝令毋相

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璩慎

太祖視朝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

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寒 上怒

舉杯擲之羹汚狼藉后耳畔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求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兩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辨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鶴舞於龕頂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六降上嘉曰此真求隆雨太祖製落魄僧詩以美之求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太祖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爲之圖及后薨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帝曰汝弗能執使

與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帝怒卽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帝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此子又何妨蓋帝爲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散集中得偽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曰伏以乾坤遶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

淵聰明睿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  
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略厲宵  
衣旰食之勤儼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  
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洛邑如豐沛之高都展三輔  
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  
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  
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翬飛跋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  
華闕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東扶桑擁  
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袞衣端拱帝王宮南嶺嶠猿蹄奏  
表函方土奇珍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晴嵐西使臣踰蜀馬如飛  
五十四州霑甘露民安物阜悉依歸北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

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蒙聖德上天命唯新增氣象中天帝  
十分明歷歷泰階光萬丈下邊境鋒消收戰馬六軍務任盡歸  
農率土豐登樂閒暇伏願閭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  
壯帝居翼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講  
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  
百世

元君旣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太祖遣使馳書明示禍福  
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  
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  
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方帝來太傅自枕蓐下

出一劍以示 帝曰戒之他人得以俛爾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上為老頭兒大怒至太傅家遶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在外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夫負罪耶 帝曰嫂非也勿以為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摠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遺系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計其蚕繅微稅之費而讓之令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坐

客滿案唯供土地神几尚餘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而坐乃與

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

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

舉髮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已意辭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

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

饋酒家而去生不知為 帝也明日忽移召召生入謁生茫然自

失既至 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爾

欲登臺端乎遂命為按察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經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

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

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母行祇自勞耳為我致書 明天子  
慎毋發也泐受之婦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卽  
位時作水陸齋以答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允之乃止  
周主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童謡曰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葉葉一朝  
西風起乾驚後國事旣去 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刻其腸  
而懸之至於枯死蓋三臣皆元成機臣殘膏 後 帝特惡焉  
常開平遇春驍勇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所過縱士伍掠掠故  
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事幽之空室中絕食  
漿焉后竊以餅飼給之一日炙餅釜中將修供為郭氏親信所窺  
遂納懷中肉有腐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曰爾豈  
某耶人言爾為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何  
如 帝乃貽髻梳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姪遂謝客  
及 太祖卽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質謁 上上令工部草設木  
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  
常制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滿輦過其前激之太  
子不勝慘蹙撫掌曰善哉善哉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乃畫一婦  
人赤脚懷西氏象諱然 帝就觀因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  
脚也甚嚮之明日召軍士大戮居民空其室蓋馬后淮西人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上親見霹靂火光自空中下

乃再拜曰陛下赦臣臣赦天下蓋 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或云雷火  
德營追帝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唯七為庶母服

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

除之蓋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於父不得伸其

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而况於天子之嗣乎 上大怒

以劔擊之太子走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

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遂釋

馬后既薨臨葬期風雨雷電 帝甚不樂忽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

就葬爾其宣偈焉泐即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

佛子同送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朗霽遂啓輅詔賜泐白金百兩

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 帝忽賜

膳魏公對賜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

帝蓬跣袒紙錢道哭至太傅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

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因為周其喪事而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

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賀表上其詞有

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

如是侮我耶生者僧也我嘗從釋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

賊罪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

式 帝因自爲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蠲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 陛下詔蠲租稅天下幸甚今復稅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畿近 上刻六日復朝衡七日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爾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 上顧謂凱曰

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王也太子

欲宥之心之慈也 上以爲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佯病顛

啖污穢 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木錐凱凱笑 上放歸自縲

木榻于床下久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廉其縲煜煜還

奏狀 上不爲疑已而 上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 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

膳食訖供筋致恭 帝問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

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爲草

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

召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

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歛尸姑乃大慟之淳

行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迺入縶縶迺

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燿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

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

萬死不敢當 帝曰卽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承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祭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甦具封事謁丞相不拜旁或趣之甦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 天子覽其奏詔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校簿後湖至是甦聞詔乃爲文獻詞當上意卽召見曰錢甦乃者在對曰臣校簿後湖 上悟曰宰相憾爾耶卽欲官之甦謝病歸 上許之曰爲我道諸郡縣入南向

坐口諭曰 皇帝勅爾善闢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甦再拜出出句容句容令禮之而不達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默上其事 帝嘉其慎密報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之不達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陶學士安旣沒其子尋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 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安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 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入溝壑 帝唯之立召兵部臣諭



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  
士子姓殘落甚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其母緩於是  
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  
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 帝卽操筆倏成  
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  
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  
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  
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  
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

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  
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  
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  
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  
兵之法臣豈肯 執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  
死今聞 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  
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番作小邦  
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  
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代小史卷七十八卷終

代小史卷之七十九

野記

長洲祝允明撰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嘯亂稱  
 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皇祖初亦與  
 共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伺他偽息煩時彼應已先下  
 矣因請建號大明太祖從之韓果先歿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織緜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  
 久亡所遇乃先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  
 祿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  
 陳曰公家之貴悉繇此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復問聘者奚以貴

為哉陳曰非若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邪主人幸甚就館焉生  
四男一即滁陽王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  
王配以女郎 孝慈也王分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  
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卽  
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 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往  
質易 上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全已而 上悉有滁陽之  
衆王後伏劔死

高皇龍潛時漁子川一日獲鯉三十五貫之一答窳有陳四者來共  
語又戲以罩罩 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啓答窳已失其五知  
陳竊矣往問之陳諱匿 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及 上即位一  
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 聖壽亡疆然以數言當三

五其間五歲假者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  
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對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此陳曰臣  
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為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  
欲為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為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穀山積  
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迨後

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譎詭人莫能識  
常趨官府白願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  
還顛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顛復謁 上問來何為曰告太  
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者詞 上厭

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乃爾命覆以巨釜積薪煨之火熄齋正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煨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久藝之迨啓煙凝釜底顛若瞋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髡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具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之侍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閉之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爲若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去伺上命至侍食安寄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於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爲圈顛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

音佐

箇桶已而

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

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

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

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

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

起既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

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恠見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持顛去投

之江

久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白顛擲不能死上

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仰頸

謂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

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

一民居草莽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頽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  
了你為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  
所在 上旣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自言名覺顯  
頃於匡廬深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 大明天子有言當面啓  
殿庭儀禮司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衆不令見  
赤脚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云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御製詩三  
篇與之令行後三年 上因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老人否對以  
不見又四年 上不豫外奏赤脚為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送  
藥至 上初不令見旣而引入赤脚進所持藥一曰温良藥兩片  
一曰温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酸子一服常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夕即安已而 聖體日康勝倍覺精神

靈曆乃日服之三似聞菖蒲香而醜底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  
云某所居去巖五里天池寺中有徐道人者來見某言嘗在竹林  
寺見詩可往視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衣入  
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顛也即今 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  
已書石上視之果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為之 詩語粗拙大畧頌  
上功德亦不審  
其所謂  
今不錄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  
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仙并赤脚  
僧詩皆不及錄或曰道人初進藥 上未見俄而召之亡矣 上  
遣行人走江州令三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入匡廬至廬山觀且  
漠然無為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周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棋  
就導之去果見顛在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久

七十九卷  
行人隻請之顛令入寺姑游觀行人入見殿堂庭廡甚弘麗漫循  
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  
旌幢供設珍具充牣主者或踞座啓門治事通二十八室獨其一  
為鑄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顛曰若既見  
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逆爲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虛  
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 聖壽無疆行人曰因爾然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昇之曰 上覽此當信  
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  
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 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與傳少異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沈注誤寧問  
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答祿與權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

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  
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正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  
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繆謂日月隨天  
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  
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  
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文許盡一  
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  
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伍星右旋  
爲順行左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  
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  
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爲是又如洪範

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  
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雨霜露  
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  
者何敷伍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  
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  
於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  
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裁斷如流壁  
帖一日數易

高皇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垣壁屏障多繪耕織像焉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聽

上

備陳 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

吾視若魯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  
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

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癸卯歲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友諒以巨艦連鑠為

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

小 上遽命斬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興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敵船悉  
燒溺友諒敗走鞵山旬餘復來戰開平還用前法燒之友諒蹙迫  
啓牕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顙及睛而死

高帝平偽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淮中書省

七十九卷  
咨敬奉令旨予間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  
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  
本為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  
免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  
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  
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鮮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勤之真有翼其詔  
查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擄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  
逆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  
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徬徨然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  
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義軍為號或  
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

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  
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  
東陳氏稱號據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  
兄弟百縛與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庶  
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  
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首聚兇徒負  
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  
其參政趙璉囚其侍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  
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  
楊苗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作降於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  
行假王之令狹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



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 兇南臺大夫普  
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  
罪又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  
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摠率馬步舟師  
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據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  
其罪其爾張氏臣察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弃刃投降名  
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  
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  
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  
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

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

出榜文曉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

年五月二十一日本  
州判官許仕傑齎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

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綠迎賞於京城三月卻取討九

四斬之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有才略善戰嘗以牛

革囊兵膏濟以襲我師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詭胡

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以珍詣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既而竟

不能支降深目效初珍作保越錄自謂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

越人有其書

聖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  
謂之肅靖沙漠歲為常

劉誠意屢白 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亂政 上未見從劉屢  
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卿有利病於民杜者潛入奏括  
有淡洋升而不鹵豪酋數輩即之為場竈私煮海販利聚為大虛  
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地而籍其酋為鹺丁令子尚  
寶璉上之 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  
章牘悉田中書劉雖勤舊既已休聞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  
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於 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  
曰朕已道之矣海首知之相結為計通於惟庸走闕下言劉某善  
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

攘為己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為巡司 上下之  
有司惟庸等因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為手書諭劉歷言古  
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禍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  
功姑奪其祿而存其爵 先是劉雖間居猶給祿 劉得書郎詣闕謝恩訖遂居  
京師不敢歸久姑求賜環 上已洞釋前疑從之復書千慰之語  
極尊隆方以周公劉歸朱幾而卒

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對無之  
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歿未得其實也

汪廣洋先為中書左丞為楊憲嫉御史劉炳劾貶海南憲誅召拜右  
丞封忠勤伯後復謫復相寵遇殊渥又以知惟庸之逆而不言又  
引進夷使不特徑又為節言之遂仍謫海南甫出國門又賜救切

責廣洋懼遂自經

劉誠意初仕元方國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國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貫其罪應僭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國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皇祖

聞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沐也

功臣廟祀饅頭撒之散給衛士以激勸也郤除一曰糧

高皇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邪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為之果成

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為礮倣書給光祿為麵囊造鈔事想行於國初耳

鈔法既行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偽造甚衆比有得者一驗即知真偽蓋其機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壞即築築者於垣中斯金湯之固也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郊祀禮部議當如宋制從之洪武三年五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中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皂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恣禮部將士民戴的頭

中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消紙粘累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請

申禁違者論如法推傳 太祖召楊維禎維禎或此巾以見 上問何中對曰四方平定即 上悅令士庶依其

製且用其名成又謂有司初進樣乃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伺後生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未知然否

國初諸司官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正席民服蒞政故有平巾

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孝慈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肆習案座以獨木堅厚曰秀才頑母敗吾案

大學初成 上幸觀怒某處後即命埋督造部官于魁堊室下項成化

間有廣士入監潛奠其處云是厥祖也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翰林集議奏以

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宋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

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奉事乃寢

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表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為

式頒示洪武六年六月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詔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禮也

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國寶等字為名若字者亦宜

禁止禮部議九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

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寡書敬覆尊

長其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夫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

周漢晉唐等國號犯者悉更之是日又命定服色所尚禮部奏宜

尚亦從之

洪武已未冬詔致仕官居辦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陵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班序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省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等

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為人舉發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徙化外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總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余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繡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此王國然內廷未審何稱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時吳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遣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徙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毋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情而許之命入見於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食之陸甦 王闕

益閔召見賜金幣勞遣之子遂引出至旅而卒歸攬先墓大夫士  
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仕節令南京刑  
部尚書洪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郭守敬用四十尺故  
號精密今並廢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皆以地盡處言今南京乃  
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度北京出十五度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  
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容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二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年已爽一度大統曆  
法即用授時持改太陰行度耳

雲唯本朝祭前代不然以為雲即雨也

國初議郊禮分合久不決太祖曰非天子不議禮朕決為合祭并  
壇屋諸制一日悉定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顯潔泐神樂觀居之贍給優裕所  
轄錢穀不削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娶與他計校常膳外復予  
肉人若干曰毋使饑寒亂性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以猪甲繪兵其上曰為後世防微

國初群神尚仍舊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  
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命明行政教於  
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教而人見聞所及  
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

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道之物實  
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天與神  
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  
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  
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九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瞻此府郡靈祇  
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公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  
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于群政享茲祀典悠  
久無疆生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日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  
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  
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使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

右正言天門侍詔閣門使觀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罷中書曰  
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

洪武初嘗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誦讀考  
駁諸司奏啓如平允則署其御曰翰林院蕪平駁諸司文章事某  
官某列名書之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有司公  
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衡等奏行  
遵守凡遇正旦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  
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開用每節布政司一千貫  
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小  
衛門官吏師生 府有都司七百貫州有衛伍百貫縣有衛四  
耆民俱赴本司筵宴 府以下各有差州以下有差縣百貫以  
下有無有司衙門衛四百貫所衛四五百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員

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為堂食費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懲戒  
亦象刑縣魏之義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具有成書及輯古事勸懲諸王百官  
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善瘅惡錄也姦臣錄清教錄永鑑錄省躬  
錄志戒錄世臣摠錄等甚多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伍倫書所載是也  
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以杜姦譎且因成其孝第此非細  
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紀至有弱媳代其  
阿翁

高皇惡頑民竄逃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坑埋其頭十五并列將露

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鏟頭會時有神僧在列  
示神變元旣喪隨復出一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制洗髀置鐵牀沃以沸湯以鐵刷刷去皮  
肉有梟令以鉤 脊縣之有稱竿縛置竿杪彼未縣石稱之有抽  
腸亦桂架上以鉤入穀道鉤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  
剥賊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桃膝蓋有錫  
蛇遊等九以上大懲之辟也 上嘗徑行國學見縣屍連比屍手足  
動以為尚活語之曰汝欲放吾行放

矣旣還無  
幾晏駕 迨作 祖訓即嚴其禁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訶笑隱正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梁且留  
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訶語 上聞速訶  
至將殺之訶曰此故偈臣偶舉之非有它也 上問何出訶曰出



大藏其錄在某函某卷某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江南竹臺侍御史避亂居鎮江 王師  
古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公狗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爲吾訪叅元  
之言予欲見意旣而得之馳報 上上令某王以金幣聘之從龍  
與妻偕來 上至龍灣迎候時 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  
夕共謀畫深見采納旣而 上居元御史臺徒從龍居西門外謨  
議益密稱爲先生而不名每以漆版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  
歲求還鎮江 上餞之郊外握手爲別旣卒 上適督軍江上遂  
幸其家哭之慟命營葬厚賜其家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  
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闔人以  
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闕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  
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九弟薄暮過  
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逕擊  
壞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良對曰  
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 陛下安乎 上  
笑曰母急性未幾令有司卽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良  
君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府甚弘麗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 上燕居常  
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廉幙訥  
方公服危坐不語工函圖以造 上覽之收迄明日訥朝罷 上

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  
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  
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  
以知之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學禮待  
之一日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上隔屏

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文

天祥來

或亡伯  
夷叔齊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謔以見意或勸

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止欲吾成其名耳不僂而遣之一時頗高  
其事宋學士送以詩詹同文為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

宋濂被謫居茂州卒於夔葬蓮花山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英母

獨石屋為椁垣隧悉擬邨園之制又大築享堂有司將以

上聞昌懼請毀去衆曰盍以臧宋先生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啓

學士之叢學士骸肉消盡骨猶完整浴加襲衣而瘞焉享室即

以

為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孝慈議因言惟魏觀可

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贊用

之

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扣頭謝且請

睿旨所在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拊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

人唯卿觀公忠疆幹可為朕一守顧本言爾本我好弟兄託得爾

屈爾作去聲指揮其皆毋辭二臣又拜領宸旨將辭出上曰且

吳

吳

住皇后要見爾少頃 后出宮人携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  
臣受飲拜謝而出

魏守欲復府治蕪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與城王之基開敗  
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偽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淤川即舊所  
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使啓以作新府上梁文  
與王彝省與其難高被截為八段云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先曾祖臣煥文徃役 者多死先臣獨生全

工滿將歸失去路引分必死無為謀其督工百戶者名謂曰 主

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先臣從之百戶為口奏 上曰

既失去罷先臣扣頭辭訖方退 上忽呼面顧之曰看爾摸樣也

似箇本分人可賞鈔二十貫先臣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奢靡徵歛困弊及倣納土宋人沉其賦籍於

水王方贊更定稅法悉令畝出一卧民獲其惠蒙口禮黎政龐民

富而僭汰潰不經其後蕪并益甚 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

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困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

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蓋懲一時之弊後且將平之也

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部天下民數富產孰優對曰以田

賦校之惟浙西多富至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

四百九十戶五百至一千石者伍十六戶千石至二千者六戶二

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十五萬

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 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

其害宜召之來朕將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省頓

有謝復賜酒食遣之 上顧謂宋濂詹同王禕起居注陳敬曰朕  
論此輩祇欲勉之為善耳禕曰此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  
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 附之  
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  
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  
并所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  
糧額 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升者減十之二四斗  
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其後復  
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  
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  
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  
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

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  
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二  
十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圖成上進自是以為定賦  
然視它邦終為偏重周文襄恂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  
得除求稅數十萬而猶未大均其後朝無特命掌邦計者不敢擅  
議以迄于今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對曰蘇  
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 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  
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  
姓而去翌日語朝 臣曰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  
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

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

太祖初渡江御舟顛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今南京兵部門無署榜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朕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乃朕方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耻此吏並列因遣後部亦恒處此席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殆十餘里太祖一日命

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耳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視恐汗踐更置階地高潔地直不取也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

或曰武當山至正

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吾與爾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雖然爾老如此復欲

出何為乎曰吾老也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體父母側爾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令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為問吳誠在無象以白 上上命誠往成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两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還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或曰庶人制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之知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官一武弁同來捕圍其寺且將屠之僧徒偃憂庶人大書黃布擲出曰聖旨令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道其實乃聞于朝朝命某二官往迎取驛赴闕下置之某中時正統間事與前聞或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為奏還非也或曰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城內以槍支門門內槍滿無隙焉靖難兵先鋒死眾兵始入遂克之

建文數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無它及兵至棗召徐誥責腰斬之橫屍路旁 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公召見其子年甫十五賜即名命襲爵焉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宣橋下某國長公主曳 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 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

文皇予公主言予二甥為世官以慰主心靖難兵未起時長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 上不答逮兵興

以手書寄之言興師大意且令遷居太平門外恐誤雁鋒刃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到恒與同寢置於榻內如是數年  
比長乃已 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爾母親不至今日爾畜  
生宜知之

建文親屬初居中都廣安宮正統時有司奏人衆不能容應稍展大  
其居或徙他地 上命悉放出聽雜君民間遂皆出壯強者不能  
名六畜時命既下或言仍宜稍尙制之 上曰本吾一家又舉宋  
藝祖言有天命者任自爲之群臣不敢復言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爲孝孺言之須臾酣  
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爲製文書完比  
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  
作頌醉甚誤不爲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

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亟  
入朝 上巡謂瀛頌安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  
宋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扣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  
章門生方某代爲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  
策方立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  
平巾令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  
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  
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文皇龍潛時劉觀爲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數人謫雲南始至  
入鐵佛寺寺僧此宗顧劉等曰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豈干饒舌劉  
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劉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

僧方談燕邸事時劉寺未知也無幾果召還劉歸以答 上特姚  
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卜 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  
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  
五文繫于內衣服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  
擲擲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音 皇帝乎 上曰莫胡說姚曰有  
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  
而 上乃命人致之來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  
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  
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  
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至扣之珙曰 殿  
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腰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

言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  
舟命以一大桶盛袁而鑄之昇入王府 上遂與言事 上日久  
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示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  
如何珙曰已及臍矣 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  
至特稍費力耳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 上遽言曰 殿下安坐此乎何不速  
起去 上問何人曰 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  
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 殿下事不半月 朝  
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柰亨布政司吏臣為李友直按察  
司吏也奏草在此出諸懷中以進 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  
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乃留之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末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斛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一片瓜既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擾有司爾等何為離間以瓜皮高擲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群官盡殺之兵遂出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如何姚曰伺有天兵來助乃可 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師即玄帝也 上忽搖首髮皆散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應云

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下善捨捨及 御衣當脅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歎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繫于軍其夕

駐蹕于鼓樓翌日克城 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捨及膚則無今日矣臣欲得生 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 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 上顧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夕已自經矣誤以 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 皇嫂來軍中既至 上陳建文罪狀與興師之故比 皇嫂還宮宮已焚矣 皇嫂汪氏后 文皇追謚懿文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汪曰皇后

文皇兵初入城揚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問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朝乎上啞然曰當先謁陵遽從之既而召文敏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由

走寵遇遂隆

文皇即位詔傳為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實景彰學士筆也

姚廣孝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恒以瓦甃餅缶密甃之向

內其上以罇下畜鴉鴨日夕鳴噪迄不聞銀聲懿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

驚悸至疾

風李秀不知何許人太宗在藩時秀邸寄赤籍中陽狂竒譎衆因

呼之云然無他異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嘗啓上

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上又笑令諸校往及

往秀已出詔廬蕭蕭畧無營具老妻坐茅下云秀請客未歸幸少

伺諸校坐門外地土噪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勞諸

公枉臨伺燒紙後奉款置楮于地不散之便煨之煙起衛人敦敦

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運箕颺之灰被衆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

若指猶不起邪衆咸憤詬其狂顛去復於上上笑而已張英公

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其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三曰知

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起耳嘗啓上某地貴不可言上寧

有可葬者乎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

母誰與上曰死矣稟葬于某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

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呼妳母墳是已及上登極秀

猶在後不知所終殿獸隨事或云是上愛而姚養必有誤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以北平為北京從之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甚渥禮

記先修書成最號精當既而亦頗有餐錢之噴遂急成餘帙或謂

未協與議

或又曰禮經最後成未審

其後復開局脩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

詞網羅無遺每摘一字為標揭繫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

太穰濫竟未完淨而罷聞其目錄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

李士度少卿

尤重度書稱為我

朝王羲之命中書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二家書迄今百餘年

傳習不改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

宿號庶

吉士其人曰曾蔡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

王直余昇章敞王敷蔣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并洪順章朴余

學夔羅汝敬盧翰彭時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也

周文襄不與乃自請于

上詔從之時謂之挨宿此稱遂通於人

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以此稱之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

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坦腹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子欽被酒徑

入夢爾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邪罰去其官可就往

工部為辦事吏子欽略不分疏遽謝恩趨而出至外郎即買吏巾

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時起迎

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部尚書不敢答子欽便

登堂侍立于旁與群胥偶少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

云 上嘆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

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著護書子欽又無言遽起

謝恩出具冠袍返閣

即一日間也

永樂 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曰李馬 上改馬爲騏既而  
騏除名故今人罕知其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  
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某官待缺取用悉出 御意人  
人自擬之就書登科錄下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  
以鄉音對 上嫌之乃擬爲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蠻子也  
沒福即改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  
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若保奏林知州係繁劇林當準敕時程  
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駿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爾  
程曰官不瀆爾當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荷部門吏出  
揖曰公某州使君也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

某嘗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白再三林曰吾有銀五  
爲日費始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抱文書白所司言  
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柰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  
具保結啾仍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  
事及手耳第予我金然當倍之林予之十五金吏曰公高枕旅邸  
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曰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官移文注  
迄應得半歲期恐違朝廷一時恩典官曰柰何曰今當州有操兵  
數百在京或令具一結狀則事可速辦兼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  
牒移軍具狀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章入賂市權如此而 上之  
知人亦洞徹矣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有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爲

尹部尚書澄善製糒為朝廷創造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 襲  
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  
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有三子  
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守世云  
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三季犁死葬  
京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子交邠州車樺使車言本姓信  
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直茂賜姓陝直請始缺也  
大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迤 御在所云典守者比納作嬰令  
納戶高叫 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  
駕輒問徒杖竟不得申今納者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待作四

文皇嘗召盛御醫夤夜至便殿令切脉盛稍診候便止奏云 聖情

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於脉乎汝誠妙手又  
云盛胡子我訴汝前時未听進兩小了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  
唱近呼之不見久之始知為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  
投懷中我因撫抱少頃既去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箇  
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不能平  
也盛扣頭陳勸再三乃已 上語謂 仁孝也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石罅露出石匣角  
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  
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  
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事浸浩濶妖徒轉盛至

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紐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遯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誅

太宗崩於榆木川 仁廟在南京帳內左右良寤擾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為裨裨成權斂而錮之即殺工以城口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文靖一時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

仁廟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稱之為昭帝聖學緝熙詞翰並精尤舉業在青宮每得試錄輒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官往往審當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仁廟聖體肥碩腰腹數圍 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射 仁廟苦不能 上見輒恚令有司減削王食某官每供膳私益以家殺

仁廟德之 上知醢其人 仁廟登極乃官其後

仁廟失意於 文皇每含愠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內苑曲宴又對后罵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撐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謂誠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

太宗既久不見 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敕既且未命何人其  
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  
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  
之良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嚙命左右對原吉 仁宗  
曰原吉來必能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 上旨 仁宗  
乃安即與就道

仁廟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  
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休戚豈可論此朕  
夜中觀之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  
明日遂晏駕

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 上亦往妃進卮於后后不

即飲 上曰爾又為疑乎遽取飲之妃失色無及矣俄而 上崩

妃自經死時適雷

宣廟嘗乘怒殺二奄尹心但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此廝又

在此即命彈丸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朕行輒伏

于前如僕伺者以後益頻以逮晏駕太監阮安留說 宣廟生時膚肌燥裂猶鱗魚以烈之故

文帝初 仁宗為皇太子 帝命監國居留都又以其柔仁令漢庶

人輔之庶人於諸王中特雉筮勇力絕人極精弧矢每從 上蒐

畋射生特多有鳥並柯而棲庶人連發二矢前矢以貫禽偶獲者

未覺而後矢已及遂聯翩而墮焉其妙如此 上嘗稱之謂昔人

有一箭落雙鵬之譽我漢王豈不匹休之及輔監國既久屢欲歸

朝無計然 帝雖假為監國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

公以事如南都庶人因託陳委國 歸言於 上上即命召至  
繼令之國於時反謀未嘗一日忘 仁宗踐祚庶人益輕之姑  
伺機而發無何 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向在兄未正位時猶欲君  
之兄在亦應竟取况姪乎逆謀遂決

漢庶人既獲繫於禁省以鐵鐐繫其足而維以長木曳也及見 上  
庶人以足運曳木迴拉 上走 上踣庶人將遂為弒逆左右急  
扶 上起而免即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英宗皇帝升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考妣以為神德聖政不可殫窺  
四事尤卓絕終世未嘗殺一非罪未嘗差遣內官出幹郡縣復中  
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昔君人甚難而出於 帝之剛明  
獨斷所謂度越百王者也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

觀甚盛而容臺贊拜者誤多唱一拜覺之無及矣廷中場息謂大  
失瞻望謹戾必重禮畢糾儀官舉劾 天顏笑曰今日是好日子  
只恐少了拜既誤多了罷頃之錫宴甚豐洽也

皇后大漸召三楊相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首對有  
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  
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  
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 洪武之年以亂實錄后領之其二云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  
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  
答三公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英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  
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  
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又依臣臣固厚待之今被侵家  
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爲屬之法吏  
罪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挾殺之  
公扣首謝然而以雙筆往公請其故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  
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君亦自疾其父殆且留之上曰父以  
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自不可倘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  
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分某尚書遇振未曾少降詞色同  
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岸然凝坐

振無如之何

李祭酒時勉始爲侍講直諫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爪擊  
其脇脇折曳出昇下獄楊文貞公遇於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死  
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先生對云云乃少霽已而釋之  
及爲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王振  
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欵至先生獨否振久銜之令  
入密廡其事無所得彛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嫌其  
一而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罪以爲擅伐官木  
入私家用傳聖旨以一百斤枷枷之成均前時爲三械與司業  
趙琬掌饌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斃極隘不可飲食鑑  
前易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繼爲浮薄厭之至是繼

力自效繼家富素結諸權貴與某伯李者為兄弟因李識會昌伯  
孫公至是李為求救於孫孫適生辰家啓宴 太后令家自饌禮  
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諸公卿為賀國子李先  
生不過一幅綃帊 然辱此大人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  
李先生為朝廷祈揚之禁臣席無此君子為重故不樂爾奏上  
太后即邀 上言之或曰太后云祭酒尊貴臣奈何施以褻頭是甚紀綱 上言不知 太后言不知作甚皇  
帝 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舅  
公乃得釋繼又已備儀物公因就詣孫其宅初筵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狗等上章願代加伏朝三日始得命公肥臧久始蘇稍遲皆死矣又曰願代加者石大用皆未詳孰是  
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  
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揭于

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皇間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  
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  
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出驗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  
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憂思為疾或且  
致絕汝絕吾亦絕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扣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  
先生悉卻之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  
傷財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  
人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脅折鼻至錦衣適此千戶  
宰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師  
入視醫云可為第須貢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贖公立命問其夫  
人夫人取鼻之醫治藥以板夾脅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語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箇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上幾箇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已巳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極力効勞自是年秋至明年夏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捕無算初西寧侯宋瑛武進伯宋冕全軍覆沒 上班師將旋駕郭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霖張益宜從紫荆關返霖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

荆郭以爲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總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  
入而蒙塵矣

北狩時表錦衣彬勞動持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 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嚙指稱善以我中華 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帶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橐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解后至此邪亦故隨駕者邪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爾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

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等輩來迎 駕邪  
沙曰先是徃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  
及 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浸用羊權力已  
雄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  
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語之公輸情於朝期  
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幸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 上允  
且深閱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然南趨  
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  
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敢決沙曰是固有  
證 先帝頃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周孃孃手製也今囊故在乞  
進 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

也 上乃授以其衛千戶賜宅一區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請朝兩宮復太  
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沮之鍾不聽稍易疏語竟上之  
詔廷臣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意入奏  
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己未也晡時奏入 帝讀畢大  
怒日已暝宮門扃乃傳旨自某隙中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  
明日加訊無所指又明日大施拷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  
對復下苛考迫令服通南內皆不伏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  
窮下慘酷欲必致死會大風雨沙乃令禁錮獄中終身大理少卿  
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 帝怒命伺服闋治之既而陞  
見即命於朝堂以大杖杖之八十瀕死而止貶為定羗城驛丞因

是命錦衣衛主 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  
每五杖易手鍾公充瘠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頃之乃甦衆以手  
舁入獄又禁不與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輓輒石武清亨楊鴻臚善曹太  
監吉祥則主復辟諷於許學士彬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  
覽步乾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菲土擢寵傾朝始  
凡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至是徐復請歸閣宦人浸失  
權噍徐迨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於 上徐復諫止  
每節縮恩異益啣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  
石愈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  
上果驚疑徐賣直久之 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誅毀朝政多危

語假給事中李秉燧名上之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  
奏入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  
語豎觀懸牌吏糾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逮  
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豎豎曰非也昨肥而鬚今瘠無毛  
乃復大搜常熟張廷端以寫行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  
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  
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某官某官吏楊某共為之而  
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瀕死數四  
竟亡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  
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為此以惑朝廷士  
楊某書謄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  
皇帝為堯舜之君今

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不能折獄竟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釋謫金齒

景帝汪妃甚賢 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 帝曰恐礙監國之稱 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知嬪娘信聖哲禮之甚恭奉養極隆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嬪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嬪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猶存本丁未生與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叙家人禮汪既出而 ○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朝命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愁無結果處乃強下嫁王氏

江出宮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得有一王玲繫腰今何在桓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問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物 憲廟爲護持令罄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畜甚厚從是遂索然矣逮 英宗崩後汪稍稍言於人帶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勝必欲追取耶且 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於數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脩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姦邪蒙蔽不謂我曹 ○抑亦謂有貞乎諧於 上上命杖岳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李鐸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

一一搜驗苛辱特甚無幾 上宥岳還適鐸得罪 上曰李鐸家  
產盡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  
怨初岳爲儒臣貲無幾何鐸索積不訾皆歸于岳岳復加富凡鐸  
婦女出門亦加模索尤極醜辱

武功方被殊眷錢原博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克  
武功曰柰何錢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武功奮志疾惡湯都閻微續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爲是言耶  
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入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  
人出乎公默然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爲  
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

非有內應殆難爲措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  
翌旦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日  
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  
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薄暮詣 端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  
門者奏有急情湏即上之比欽伺至鷄唱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  
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爲所賣即往索諸  
門旁得之投之以兵瑾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啓關欽已  
擁衆馳長安東街天大明城猶未開欽知事露無以爲計第索一  
二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橫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  
寇都御史深方俯首著靴欽以大刀斫其肩身破而兩旣而孫懷  
寧鏜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湏臾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

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其  
瑾不得內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  
其死于溝遂收葬之與寇深省蒙卹典瑾贈恭順侯後追封涼國  
公謚忠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已亦獨一妾賀  
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爲汝夫門下人賀曰  
汝等無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尚執問邪官愕然無言屢易訊者賀  
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楚酷已甚後乃曰有馮先生特厚馮先  
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詬之賀曰馮先生  
胡詬爲向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爲  
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觴先生尚命  
妾侑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賀對斬于市或曰孫始佯與欽連謀

欽留孫帥其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  
門輒鍊之重鍊入幾十兵于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孫之子  
孫遂迄戍鐵渠之勲

時欽遍覓大臣惟寇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尚書  
翱甚急王在一室窘迫無計一主事長大力遽負王奔去而免  
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爲馱官人

丁丑易儲召襄王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事一時君臣不得無  
譏召襄則無之于王不得無罪第死不蔽法耳既赴京市于第言  
前日內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反今  
日一彪秀才乃反邪王語尤傲倨然王之功非于匹也

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



楊允挺勁至市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今殺之固宜  
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一娼也楊故狎之顧謂曰若來何為娼曰  
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  
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辨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挺然呼行刑  
者何不快動手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頭血以針線紉接著於項顧  
楊氏家人曰收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憲廟仁愛天縱每按覆死刑奏雖燕歡輒慘然或當食便廢食或以  
手據牘謂左右與刑官說少緩之何妨

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  
國家公法臣復何云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復續夫死固  
直第其父母老病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翁姑則夫

在獄衣食斷絕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舍翁姑  
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而子婦之義缺此於  
孝義不能兩全故與苟完一時之命不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  
夫既死則其父母必痛傷以死夫父母死妾為未亡人亦當偕死  
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繫焉使妾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  
得生養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死有以全二人之生此妾死  
所以不足惜也伏幸 聖恩宥夫一死俾得歸全父子之恩卻將  
妾斬首抵罪用章國家大義 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  
旨都饒死罷

孝廟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浹四海比諒闇管麻未嘗去體久絕酒  
肉每朝退苦坐于 靈幄側哀擗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

分作日課務在記臆研覈旨義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  
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

陝西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  
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沉河水邊澡浴  
得一玉璽臣等辦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背有螭  
紐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高二寸方圍一尺四寸四角  
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絕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紳會驗此  
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紳差官齎進外謹具奏聞

國朝太廟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當升祔  
而桃一代詔禮部集廷臣議者多以自 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  
桃至 太祖乃為百世不遷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

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桃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桃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桃 懿祖

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桃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則奉桃主合享亦應古禘祭之制詔從之

國初天下府僚咸屬備官節制朔望邵官至衛作揖生徒里老等亦  
先詣聽處分吾郡自况公鍾至遂革其制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  
由小吏為郎郡由前政狼籍公私僉矣 宣廟方軫 皇衷內相  
三楊公特薦君遂分左符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銀黃猶  
無為稱辟刻木為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眇且押焉

凡牘中竄塞囊穴君退輒密疏之弊害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  
百方誘漫燕肆凌侮君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  
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  
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君坐  
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邵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瘴之術然  
不能如閻羅老不自為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來報善  
者吾優視之甚則賔致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  
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爾某作如此擬爾  
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  
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督力者四人舁一胥擲空中  
顛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虎威

邪高投之立死不死殺爾狗曹矣皇懼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  
人持鈎來鈎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初前守王  
觀亦嘗箠死姦吏錢英 高帝喜遣使賜敕獎諭旁以上尊制詞  
甚重之也

况君於庠校師徒加禮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謁先聖後亦不  
命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墳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旌別勤惰  
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如考簡勿廢進退推者君報  
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各以屬公矣後每同座閱士類課卷唯  
聽同寅酌酢君袖手敬陪事無少不足意焉師徒每入郡白事必  
延之內堂坐而啜茗談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則頓慢之

陳祭酒 敬宗 持已方嚴師矩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於人豐城

侯李公貞君守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豐城夫人公主也即屬  
豐城留款治饋甚豐而廣為筵座崇堂從廡幽軒

以達於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觴醕已無筭而公亦醉矣始  
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遷視猶恐失  
儀默屈指插掌中持杯行輒聲殆不可勝乃散公翌日醒起視之  
掌血凝矣其律檢如是

曾內翰祭亦能飲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總得一武弁猶  
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臣  
量且當陪過此虜上喜令往二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  
酣武人亦潦倒內翰爽然復命上嘆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  
為大明狀元乎錫以內醞甚厚

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

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官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  
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碾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  
也其時雖憲法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飲  
喻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滿放恣解帶盤礴喧呶竟日樓窓  
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齧醉曹多廢務朝廷知之遂  
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剛嚴為朝紳冠時謂明之包公每待漏  
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或過  
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辟之

夏忠靖公以忠純事文帝眷遇極隆為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  
間恒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掌六部并長都

察院大理九假八印焉

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善理財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近者並祠于吳然其功豈獨吳哉陳元崇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國人無以狎之因請造其殿記公不允君臣懇禮數四乃為擢筦夷王燕謝獻紫金餅一枚公拂去王強之公使索文欲毀裂王乃收餅謹謝焉歸朝或謂公既已為文受餅可已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吾以天朝儒臣為彼記殿體勢重矣受餅則吾行為賣文也忽諾

李布政昌祺才學贈雅少時曾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之靡其間多譏失節有為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而心惡之李不屑意其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挑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

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紀其行概及韓公雍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以為文人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也縱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墨疵戲累之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牢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邪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裹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矢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勇絕人初待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卻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

爾臨陳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爲神

孔侍郎

公鑄

平生以忠信自厲事

英憲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

哀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行之知某州日峒寮倉卒犯城公禮上才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伺蓋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職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士公笑卻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復閉賊遮馬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等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連

賊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冒裸人於樹者弥望見公呼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兩出迎旁兩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公爲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邪公曰然賊省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殺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勿復爲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請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語已

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伏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止此又宿至明日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省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中裾諸生競奔去公按轡出洞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懼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公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性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

驍騎指揮郭德成掌侍 太祖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邪德成曰臣厭其多欲盡見之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太祖建都金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屠於函上覆以魚梁甃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爲永業 御製文樹碑紀績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太宗偶問宋指揮成有子無宋對有二子號 上令帶來我看成引

入見 上喜曰都好即命二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為都尉  
一日晟從外歸二子巡侍晟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  
腰金子腰玉時二主在屏後聞之後見 上偶語及之 上曰渠  
要王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侯西寧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拂脩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  
用佳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聖躰之遺豈敢狼籍  
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曰見藏奉於  
家 上留社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  
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  
某山及宋西寧之喪卜地其旁欲并購其壤以啓於朝不可今西  
寧堂側一路山即是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龍鬚也因即將鬚得一二  
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上辟刑部郎袁凱 上久欲除之一日忽語  
凱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凱對曰陛下欲殺  
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  
之慈二語四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矣即日佯狂顛繆百端  
或搏麩煎炙如火穢狀家人潛布諸塗輒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爲  
真狂 上聞乃置之又某御史松人也偽為瞽雖家人不之知其  
婦遂與同居校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復錯然有聲御史了  
了爲問婦何聲婦曰猶跳下樓御史曰諾亦終免及後朝時已老  
婦歸曰疾 稱愈或日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猶兒跳否婦



悟即自經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官令參洪以觀才識監稱沒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上實封同進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欲其互察糾也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暇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力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

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林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爾死妓予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規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頂沐浴觀紫以暗粉香澤浴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媚艷之極有飾衣服悉以金寶錦綉雖相服褻褻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第如此無用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傾左右曰撈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倚極華爛繒絲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

至髀體膚肉如王香聞遠近 上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  
那厮何知俚即叱放之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 上謂翼日銓曹引進士七人奏擬某  
官皆如格七八品 上以符斯夢謂太宰曰五品以上服緋方面  
官闕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  
政一吾鄉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陳奩憲祚疏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  
讀書我是怎麼來作皇帝遂下獄父母兄弟妻子姊妹姪九男子  
悉同禁婦女下浣衣局九七年 英廟踐祚釋之幼女出時才七  
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後復屢諫瀕死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言欽謙汝江南人惺惺朕欲用某藥可製與我

謙聖不解 上曰與酒飯吃乃出如是九三 上曰何其吝乎

曰臣以醫受陛下官祿先聖賢傳鑿道者無此等術亦無此等書

臣實不解 上怒命數力士以旃席囊其頭持去及出朝無一人

知者家中失燕問之太醫院不知訪諸朝市皆不知所在諸省鄙

大臣潛為訪之一知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繩繫

之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敢通

問久之釋出

有李校尉者中奏 宣廟命爺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曰奏三事

其一云云其二陳符乃奄人 爺爺賜與三宮久衙所用言只

此三事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他校尉也少削其尖

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來詭既久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

七日奏李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接懷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久遂呼為李神仙

宣皇奉其官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 上悅之然稚

齒未可進環 上謂曰爾要東西與我說又曰先與爾頭面春戀

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又數日語近璫曰向見

某家食器皆銅何其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費數千緡明

年 上崩此女竟不入宮

正統末京師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主地

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譟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極之事

繼又有復辟之舉記者謂兩帝者與弟城隍者邨王再來還土地

復辟也

成化中進士放榜有南昌龍騰霄 上曰龍而騰霄是飛龍在天也

命更名

成化末 上病舌澀朝臣讀奏答旨多以是字而充弗便鴻臚卿施

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為大宗伯特號兩字尚書施京

師人體貌豐偉音吐洪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內子亦京師

人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

焉 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

賜鈔諱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又顧

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

尚書楊公 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侵其楸

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

皆王上更過此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賣驢  
徒行寺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數為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  
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母。驚之。

尤參議

文度

醇厚莊介。鄉國模範。游學特行。委巷一妹。造迎之。將獻

笑。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塗。蔣君

廷貴

應試經行。教坊群妓夾擁

蔣不一顧。妓椰揄引其裾。蔣絕裾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  
喪歸。過其第。西偏一曲。諸嫖嫗奔避。公語騶從。彼亦貧迫不得已  
耳。吾既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命迴車迂行而東。戒勿由此。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椒於家者。久矣。急欲椒。遂私發用之。寤而深  
自訟曰。豈義心不明。以致此邪。迄不能寐。坐以達旦。

陳檢討

繼

勿孤母

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

上其事朝命

巡按御史庶覈之。御史既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婦  
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盜從之。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  
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父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遙望見。遽擲盜  
趨迎。至前。跪兩子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即以上  
奏旌表門閭。

永新劉某行。崇端茂。求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洛水一女子。  
號攻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抵家。婦迎問曰。買  
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女言本富族。舉室塗魚腹。感君子再生恩。  
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  
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伺為覓壻。婦之  
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

亦天作之合其留侍中擲劉固不可知者諭勸數四久之乃虜貳  
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孫御史昇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候迂舟行

到學舍傍數夫有小輿舂入無知者師弟子既集便令闔門試之

試文不以完篇破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

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罰惟自訟格其心一日庭

中橋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

孫大稱賞令摘益予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大畧相似二君江南

士人人能誦之

太祖留神學校曾監教術尤為嚴密司成亦多得人今多稱李公勉

以耳目相及又其忠節震灼爾

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本富室或以

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召北

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

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

合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和閣力辦迨覆試乃已後劉

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

二子不第此為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

為欽賜舉人

舊制生員以貢舉入監中欄無所變直至殿試選授後方易命服洪

武中嘗許監生載遮陰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貢士入朝上問

此着藍衣者何人左右對監生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

迄今王尚書恕在吏部有欲請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於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辨稍可禮待若冠帶則與承差辦事官何異任其趨走於前而禮貌無少別所損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疏謂吏胥在選即已冠帶况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寢之

愧文毅公岳頤躬廣順羨如冠王腹大十圍體有四乳儀冠百僚為宗伯定廟祀為家宰公正剛方權倖不敢干未久而卒譽充朝野初厥考文僖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岳其妃姚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鑒汝夫齋祝之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文僖因以岳名之

徐文靖公少時性甚沈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

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始黑多黃甚少漸積參平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吳文定公忠信弘毅天性學力夾成全德不可勝紀未達時家應織人役微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責甚時稍謂公盍一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儼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詈公於車旁從人欲較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利夫公所為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取公正佐吏部家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家宰即從之遷佐別郡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剖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予母藥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岩宮徐始言向姑危時妾寔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投身萬仞之崖留鞋崖畔以示覓者不獲見鞋始悟大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方捐軀而下忽若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

洪武求樂聞蘇人有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誑誤至縣潛白更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邪然若事既直第公聽之決無任

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固卻久之此人竟不肯已吏曰我以鄉曲故爲君受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偕歸以原米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竟不能達凡數四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

正德辛未歲巴刺西國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在洋舶行九四年半被風飄至西瀾海面舶壞唯存一脚艇又在洋飄風八日至得吉零國住十二箇月又往地名祕得佳八箇月乃遵陸行二十六日至暹羅國以情白王王賜日給又與婦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總附番人柰林船入廣其所貢木厘六枚內金葉表文祖母綠一塊珊瑚樹四株琉璃瓶四





國所獻古者稱騶虞亦與傳記所稱不同又公以己未登第時有  
貢麟禮門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申辰泗州民家牛生麟黃毛  
中肉麟隱死如半錢以爲怪殺之弘治初蒙陰苗滋秀才家驢生  
駒馬首牛尾圓蹄徧體花紋閃爍如電時或以爲麟滋家亦謂之  
怪杖殺之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爲夫耽死越三年同鄉有袁馬頭  
死而復蘇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  
冤徑至薄姬廟中爲婢侍得袁死乃借其屍還冤所言甚詳時懿  
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啓故事太子回言於上上遣中  
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  
十四年八月

王賓神光隱操猶絕藥身爲創不婚不宦事母篤孝既死其  
其母家庭日聞曳履行遊聲母固知爲賓也少慰戒之賓遂作語  
呼母曰娘娘見舍娘娘不得久之始隱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蟒窟冢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  
洞穴蔓廣腥穢傷人衆議盡殲之姑掩穴歸治挺鑿火攻之具其  
夕方公父夢黑衣嫗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公將滅吾族幸舍之  
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父曰奚報怨爲嫗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  
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方顧嫗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  
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摘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  
哭聲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

冷謙字啟敬

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

雲游博學精於易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  
釋從游雪川交趙孟頫堂同在四明故史相弥遠家觀李思訓畫  
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給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  
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頫如童孩值朱髮之亂避  
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為太常博士逆旅  
人賀謙數給之 日就館壁畫為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爾同  
入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  
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物謙令恣取之同出其後館人入持一紙  
略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亡之謙已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  
吾亦從此遊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 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  
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迄漏網焉謙嘗於至

五月五日作仙奕圖以遺三手遜老三手遜老者即所謂  
喇闔也迨永樂二年四月手題此圖以歸於太師淇國丘公近歲  
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誅其圖作奇畧異沼林木室守種種軒特屋  
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仙妹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  
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云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  
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祕且諱之也本朝仙  
跡稱周顛及張為最者奇遁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箔張 太宗未  
登極時喇闔異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澗馳傳徧索  
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或又言胡之索不獨以張未審凡二張之事人  
喜譚之然往往傳聞異辭此故不紀

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閭人誰何之李既不敢舉

其銜又非役徒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且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正統時有鴻臚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起邁聳聽而每當讀奏必至蹇吃失儀其頂寡髮而美髯有戲爲詩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歸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爲誰遽答曰此王少卿也

商閣老三試首榜及乙未讀卷有應首選者商嫵埒已遂下之

國初內中嘗失金餅蓋謂執事內豎竊之命斬于市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豎言入市時猶懼既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中見反縛一人將就刑頃之聞報至我乃下屋驅還耳蓋死者大率魂爽先逝如此又異教謂人竟非一可以分爲死生去來者亦可參審之

前章說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單子地復僻寂忽發惡念急起擠之水携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行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說至舟不見主人莫知所之也乃始以聞之縣逮舟人鄰比訶詢反復卒無狀由是歷年莫決至此令因屏人獨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乃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門未啓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來下船言止此耳令卻屏婦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須他証舟人諱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伏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惜逸姓字

成化中南郊事後徹噐亡一金瓶有庖人侍其處咸謂其竊之何疑

告捕繫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為對迫之漫云在坎前  
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猶繫之將斃焉俄盜以瓶系金絲粥於市  
市人疑之執於官乃衛士也云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之坎前只  
挨取系耳官與之去發地得之乃密北庖所指處相去數寸而已  
或前發土微廣則忘人齋粉矣訊獄亦誠難哉

舊傳一事有巨室主婦歲當農時獨騎往畝畝督視朝出暮返為常  
一日晚臨城不及久矣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  
館之樓寢詰旦日高不啓戶主婦久伺訝惑排闥則殺死於榻矣  
居鄰聞之官莫之能明竟歸辜於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固號  
冤御史乃止即往某家究察周視樓居見傍垣有補鼇痕因問此  
補垣外何鄰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縫曰某某在一女久

君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  
之曰汝姦事吾知之矣可吐實母嘗吾刑女即陳與東鄰少年即  
私召郎至亦具狀本末為奸已久每奸佩刀自衛是夕穴墻入便  
登牀女拒之因忿即手刃焉蓋所即者婦婦以為居停主人拒之  
耳獄具斬郎論女如法此事盛傳而多異辭或以御史為吾郡盛  
相或謂事後白于法司發之者乃嘉禾項尚書

近歲陝西丁四官人事亦相類某氏有婦與小姑春月在園中作鞦  
韆戲圃前矮垣外臨官道有美少年走馬墻外駐而寓目二女瞥  
見之皆興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婢令人物色之報云丁四官  
人也此即故不知少之自去明日鄰姬來與二女周旋久之頗言  
小娘昨見丁四官人乎女以為得其情頰發頰姬曰無庸諱我此

來正爲丁郎耳郎昨覩芳儀固深傾注二女稍聞郎蹤跡媼盛稱其羨媼見小姑有動意入其寢識其戶徑去入夜女滅燭不寐若有所伺昏深忽一郎踰墻而入暗中即闖女房女誰何之小語曰我丁四官人也女默然執手入就寢未明而逝初不睹其面也是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存再數月一日女以事適外氏且久未返兄嫂遷寢其室亦滅燭而寐郎來見高戶毀窓而入遽登牀捫女得駢首枕上即取所佩刀斷雙頭而去詰旦家人入視見之不審何故直以爲盜聞于官緝捕無狀後至一上官錄之因沉思良久謂翁媼曰若子婦故居此室邪翁媼言故爲女室斯夕偶暫宿耳上官命召女至訊之即承與丁通逮丁至詢之愕然無答女言前事丁亦惘然曰是日從墻外偶駐雖見鞦韆事初無謀念小玩而

過其後事略不知也顧安得繆妄若此官猶以爲詐問識之乎女言每來聊在暗中終不及旦伺不識也官吏沈慮罔逮媼掠之媼乃不能諱初二女偶語蔣媼伏鄰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耳捕子至即具服言久與女私甚密是夜見其閉戶疑有它也入襲之果與男子並寢遂戕之耳不知其非女也於是各正其辟此與前事甚似傳者亦以爲審確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子且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云集曰某日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狎娼某地云云大都如此凡二十餘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斥弛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請見皆不逞事豈信邪及究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藉之也少年不勝拷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墳外東南角頭髮之悉獲

一七十九  
諸少相顧駭絕本妄語何為爾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數呼鞠  
諸少言天亡我第感公恩耳亦復何辭指揮沈思父曰吾左右中  
一髯戇豸馬何得每訊斯欲輒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髯必至  
他則否粹呼而問之曰爾欲償庸邪呼取炮烙具髯扣頭曰公母  
張皇恐外漏逸賊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祝令每  
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先予若千金約事訖足之前後欲  
情賊罔不知今聚以伺我幸畀我衆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今數兵  
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門兵悉執之一人不遺向發賊乃  
得報霄瘞之耳遂伏法

嘉定有少年曰徐達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嫁女借持櫛具去為女  
闖高即復謀為婚筵茶酒嘉會日逐相事未終竟不辭而去約一

惡少共竊女昏時上少壁後墉外逕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  
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門授二少復閉門入乃出門前而去乃  
趨往同扶女去如飛女羞怕遽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一  
點奴謂家長茶酒素亡賴數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兩度不辭而  
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僕咸曰渠非本妓業人直  
這奸耳因俱入後巷追之巷甚求而無旁岐二少見勢逼棄女而  
逸達獨特之行無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追及達  
就執訊之不伏待旦上于縣如吐實與往檢覓果得屍然而男子  
也達亦自怪遽二少對同達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遠之及媒人  
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決榜召尸屬亦終無認者乃獨繫  
達少數拷掠竟無狀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某縣解至二囚

一男一女達回首見之大駭號叫父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邪官  
召前問之始得其實方女入井背不死大呼求救而追人得達喧  
嘩擁回不聞井中聲也將曙纔有二男子井傍過即開封人同賈  
於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下井有女乙以布接出之既出乙視  
女忽念申貨厚因而戕之有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邪  
遂下之石申斃焉即所出疑尸也乙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  
我開封富家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於我家人不然若爲人女婦  
而外逸尚可返復女婦乎女悞從之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託乙  
言分予於蘇州女如乙戒而乙妻極悍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  
日乙出女謨詣鄰媪媪言若故無罪特從誘脇來何苦忍如是因  
導之奔訴於官於是逮乙與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大歎息回

正乙誅而論達少如法還婦於先夫焉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空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  
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頌三四不應御史訝今人升柴棚察之僧  
但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  
著薪上加以緇衲而麻藥禁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  
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遂抵干辟

諸民惟緇徒不可盡察大奸賊多橐其中頃一賊尤惡南京城外僻  
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髡遙尾之至迥寂處迫而調之始以好語  
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繼以威脅拔刀撼之懼而從焉既復謂婦  
我欲觀爾雙乳即推仆篋中踞坐其體取囊間利刀割取兩乳  
頭裹藏而去婦痛絕而蘇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卧道側口不

能言但指胃臆間又指賊去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抵罪扣其割乳乃將為煉指之用蓋剥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以藥粘牢燒之內肉了無與也凡燃指煉頂刺血之類蓋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鞠之一知

先公說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於西南視之若干餘又時晴碧無翳內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芒藻時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鳳陽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憊苦委劇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復右畔開裂一處產出一男鼻準中有黑志一巡按御史周蕃具開于朝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鷄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疏云爾

商歲闕里孔廟災初火發於樹秒俄及殿廡室宇不甚燬焚蕩木甚多先代碑刻成付煨燼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銅印大熱不可特以布裹而用久之始復成化初上元民女張妙清與兄張二嫂陳之室連壁兄晨與嫂偁而出女不勝嬌想呼嫂來同卧問狀且與戲效為之遂感胎事聞法司擬以不應為從重律後竟生子猶處女也官令兄育其子又鄞縣民出買妻與妙婦同處慕夫兄成疾家愍其將殆而不敢為媼通乃令伯氏從帷外引手入衾少拊腹逸去以釋婦想婦亦遂感胎產一掌焉前事與拙多比丘凡阿槃國仙人事相類後事與零陵太守女飲小吏殘水事意亦相似宇宙之間何所不有國初有尤六十者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



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奇且來遂持其襟袖至廊簷下以一手拔起柱引裾壓其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它如此甚多當時以勇名遠近成化中義興人王昌四力尤絕衆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上去數尺或抵騰騰爲之動嘗餽運肩舟桅而擔焉前後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每昌昌曰若欲以衆備我邪雖百人胡能爲衆惠集百許人爭擊昌昌持槁拂左右及拂者無弗溺山行見蠅蚋起叢薄視之有巨虺長十尋昌立不避蛇將尾而冥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擲空中迨地死矣行遇搏虎者持槍又來昌弱其具都折而委之拔巨竹削其端蕪甚治以水次治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措虎兩膊又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入虎喉信手擲起踰背後樹秒而

鑿斃焉或又慮其力輒手是撼掉不休速犇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持頑石行百匝兩無爲子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相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今朝制選將軍謂直殿者號大漢將軍身力相應以長八尺兩司有木架高八尺選者立甚旁年元齊則是擔五百筋斃行殿庭二匝爲合格

吳邑朱生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娼舩以附焉一日傳有名娼新王二者至衆競出觀果艷姬也一優偕來其舩密比生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靜固不密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生生漫應之或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娼移舩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行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怒悍子之多寡極悉僕一一

語之乃去生還僕以告生亦不爲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優往邀之飲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歡容生數殷勤之亦莫不領情其歌亦不肯俄去眠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爲歡乎娼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滯也生有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愠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娼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圖之人久不獲日者察君久似見君有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事我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衫乃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力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爲無益也生曰吾頗負義略豈不能庇一婦女乎娼潛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調

湖廣之襄陽衛挈家以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江并母死焉僮婢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貲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不幾日復爲盜劫吾與賊僅免吾家貲仍罄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退維谷遂以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爲京娼而來此君能復吾仇於官我終身事君爲妾侍耳因出父文牘示生慷慨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罵曰賊不知死所尚覓二姐乎優知事泄隨生語投於水生遂持娼歸家娼卒老焉

蔣震餘杭人素佻浪與二客同賈江南返經諸暨村中行漸暮不逢居人迤邐微雨作三人疾步而前俄林間有一莊宅三人大幸立門下雙扉一闔一半高霆遽推門二人止之寔曰何傷乎此吾婦翁家二人又止之既久雨甚門啓主人出乃龐眉翁也揖客入且

曰聞有云云者誰邪寔面發赤二客不敢對翁曰二君請入少周旋此郎既云爾乃吾子行非賓友之禮可伺拾外語既徑肅二人入戶復闔二客登堂暄涼後翁又曰途道們無狀如此豈周身之道乎一客敬謝翁不知顧少頃進酒食亮不要寔一客又不敢請寔柄柄獨倚兩簷良不堪也然又不可獨去迫夜兩止月出籠明寔聞內稍寂似已寢去住未決忽聞門內附檻小語云姑勿去寔以爲客語漫應之少遲又來語云有少物將出可取之寔又唯唯念必二君耳既安享哺餼又攘其肅乎然而姑伺之頃更牆上投物出視之二僕也中實以女飾飲器黃白錢布寔急負而趨少遠其門又久之聞牆上踰出二人寔謂客耳不復近先行去數十步踰者遙尾之寔又念二士及當均賄焉乃止啓檢黃金重貨別

之挾以行尾者亦不敢近寔行半夜不相覲將黎明二人乃獲逐之及寔視之二女子也寔亦皆驚欲退寔劫持之曰何去乎急從吾行不然嗚於爾家女不敢言即從之寔挽與偕逝天明入一館密扣之女曰我主人翁女也勿許嫁其今其人瞽矣我不願歸嘗屬意於一姻家郎期今夕竊負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前客妄語云爾我料爲私郎的矣急收并小貨引此青衣爲伴擲襪踰垣以從即慮爲人覺故不近今業如此則且柰何哉然而既兩失之即應終附君耳餘固不容計矣寔欣然不待二友徑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婦入門甚賢能爲寔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寔曰始吾不欲從瞽夫故冒禮顛沛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殆病矣柰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

不多譴君決圖之寔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為君效委曲乃至翁所為商人貿易者事竟翁款客縱譚客邑中事客言二三年前餘杭有一商而歸道理間以片言得一婦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翁曰知其姓邪曰聞之陶氏也翁矍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悉翁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與翁曰固也翁妻王媪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婦生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為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產謝客耳客曰翁媪因欲見乃女得無難若婿乎翁曰苟見之慶幸不逞尚何忤情為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矣翁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母女哭絕分此生無復聞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婿扣頭謝罪共述往語翁曰天使于為此言真前定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里宴會成禮厚貲遣歸之復禮客

媒遺賦甚駭云事在成化間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

平夏錄

東海黃標編

元政不綱群雄鼎沸蜀有明氏一曰名王珍一字隨州王沙村人也

家世務農王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

卯歲汝穎兵起王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為屯長一曰

司弓兵子頭隨倪蠻子為盜蠻子即文俊也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

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王珍王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

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為旻眼

子沔陽連歲饑乙未春一曰王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特

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之王珍至巫峽質糧皆滿丙申冬辰州

人揚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王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即無厚兵可攻也王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為民也遠來覓糧亦為民也若分船為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為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王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王珍入城王珍禁侵掠城中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王珍為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也嘉定之大佛寺一名凌雲

魏復重慶王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過人王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為明二一曰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王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朗革反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反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資資喜曰痴婦不死何為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反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為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興復為遊兵執至重慶王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王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于市即大十蜀人亦謂之三忠王珍

乃以禮葬之初王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官為大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深山盍往見焉王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王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特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弒壽輝自立王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子今弒逆予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為壽輝立廟城南眾推王珍為隴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劉禎為參謀朝夕待講禎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

弒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集

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禎又言

王珍乃咨謀於眾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綱目書三

破雲南夏五月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即日以戴壽

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尚大亨莫仁壽為司寇吳友

仁鄒興為司徒劉禎為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為承旨史天章

為學士立妻彭氏為皇后子昇為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國子監

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

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後之征

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

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天統二

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  
揮芝蔴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  
梁王孛羅一名把都及雲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曰  
皆走楚威鄒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楊源表  
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  
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祗交賀遠邇同歡  
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貴及為左衽之  
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悴恭行天罰遂乎定乎多方禮順  
人情即進登于五位忝茲南詔鄰比西戎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  
專任愼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恆心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  
下詔楊廷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

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  
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  
斷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入不  
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鄒興所撰也  
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  
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即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  
理是後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達水元帥府聶干  
戶守之遂引還重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敗興元圍城三  
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  
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為都察  
院鄒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為平



章寶英姜珏為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王商希孟俱為宣慰鎮永寧  
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特有劉謩者江西人為仁壽教  
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弟多從之  
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  
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  
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  
玉珍卒年三十六昇龍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  
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  
使劉禎代為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  
與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

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命  
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已酉

大明洪武 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  
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  
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  
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  
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率於群議不  
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其畧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  
咨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為瞿塘劔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  
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

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 洪武三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

慶祥迎降達留興狂龍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狂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狂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特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狂遣使問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興狂嬰城拒守發礮播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

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為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

人覘知青州來陽空虚階文雖有兵疊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階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眾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

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為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

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炮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竝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傳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

鑑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  
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  
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  
永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衙壁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  
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  
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  
等并降表于京師表畧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  
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  
湯德侔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  
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不  
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既靡寶

融先機之智又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穴兔揣罪實由  
於此啓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開門  
以來降迎拜道旁竊効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  
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以獻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  
何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  
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反蹂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壽  
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竝完皆無鬪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  
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  
馬三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  
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  
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

虜居軍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過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稱為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政定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尚害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湯和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歷代小史八十卷終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一

清溪暇筆

金陵姚福撰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特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為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群盜四面

而攻之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  
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  
楚隱然一國而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  
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撒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  
仰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略何如也  
以是而論余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  
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已  
莫知能禦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  
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  
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

孤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年魏鄭公自記  
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鴈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  
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  
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  
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  
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  
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 太祖命畫進其作一日近  
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遇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為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  
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上喜曰聖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一  
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愆忿  
窒慾又却視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  
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遣呵衆遂得釋  
李淑通名秦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  
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  
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  
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  
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閣江樓樓未造太祖先令儒臣作  
記卽日文成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闔宮人  
餘沈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

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為擅  
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為何  
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  
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辨之聲壺將百言衆喘不能出  
氣高既卒相次以事敗

汪氏老母皇覺寺側酒媪也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  
主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軋娘高皇義父之妻也並  
世襲指揮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英廟蒙塵官童  
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  
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



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眾  
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  
其禮者官童復以理喻也先曰尔母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  
某賜尔亦臣也豈可為賓王禮也先設五拜稽首復進膳 英廟  
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 英廟配  
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為胡婿和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  
其情乃詒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  
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  
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 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  
英廟在虜時舊隸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和曩時許  
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

已亡箬獨篋胎耳萼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旬  
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  
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策頂笠達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興獄  
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後圍中  
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穀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  
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劉特用為福言伊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為其暨其屬數輩奏王無  
道 太宗命御史察其得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後遣還國王  
廷辭請罪葛某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  
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罪乎今  
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

王回索之無得乃已蓋特用先祖其一也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其僧來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為過也

聞之長老云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芻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外奸

之官婦人不任考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憐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丞令覓老鷄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虫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當庖者宜慎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不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揺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伴有先見之明與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為人

成化壬辰三月薦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

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  
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  
尸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客因遊賞過其寺  
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  
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  
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償於法  
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

近日一蕃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  
飲食日嚼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  
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罄歎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

潛聽之但聞搖念珠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叩其術者  
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  
雨花臺南回回寺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至見異人無世  
無之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其傳文大  
段相同微有小異讀之蓋一人誤分為二者也然則踈漏之失恐  
不止此

代小史卷之八十二

瑯琊漫抄

長洲文林撰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線鷄為食問曰何肉曰嫩鷄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籠牀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為異及經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

弘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

下而入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為詩次年 憲宗  
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  
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鯁鱗爭雄雌千金駿馬  
買死骨神羊觸和安所施沐侯也作供奉官鬪鷄亦是五百兒  
桀犬下陞走牧猪奴獻令人嗤

端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大湖石所礮碑陰鋸紋朗朗而歌  
聞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  
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  
驛丞其洗馬江朝宗之罾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為的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

雜劇也

頗有方朔諷諫

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酌  
罵如故又曰駕至酌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  
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  
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  
趨踰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曰何名曰王鉞  
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後兵治私第丑  
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  
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密遣太  
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  
工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

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  
最後一人曰糊塗主者首肯曰糊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微哂  
而已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矣故清三年  
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  
變也不知有何災祥漫識之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者不  
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詒以他往已而偕集門  
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  
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偈之甫拜而高出  
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誦其非有德學

西後崑立誠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  
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  
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徵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所在入  
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  
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  
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  
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  
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洪武五年嘉瓜並蒂產於句容張觀之圃群臣上進  
太祖自作讚

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為多讚以詠其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  
斬於市子姪充軍者數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  
族頗大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順天府尹終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  
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  
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  
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  
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後有  
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聞其家有張三丰所留蓑笠暇日過訪而  
求觀焉其曾孫夢出以示福其蓑重鬚已禿但餘繩平結披之及

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或曰此言止二人知敢泄者絕之  
虜之反狀既明而 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謀於  
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 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此  
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賜以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  
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載破帽手持鬻肉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  
送於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買肉啖之執  
我何為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我殺  
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爾地勦老營爾尚守此  
何為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抵自害耳虜聞言始  
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始得

之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  
京兩府

卷終

早



